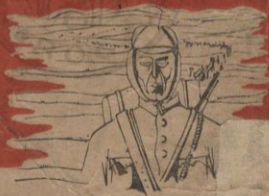


家荒萬里

王瑞豐著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初版

舊



家私
書
里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675.36

8455



蒙荒萬里序

張耀辰

捍衛赤峯，屯擊青海，是當年長城戰役的前後，由孫殿英將軍統帥的第九軍團裏的戰士們共同吼出來的兩句時代口號。當時孫將軍曾在山西晉城一帶埋頭苦幹了兩年有餘，苦心積練的數萬健兒，乍奉到進出熱河之命，接受担任赤峯的守備時，莫不抖擻精神視死如歸，但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為時不久，即應戰局的轉變，回師察北，繼而察南，旋又整軍綏西。隨着軍政外交種種的複雜錯綜情勢所轉移，縱斷了熱察綏南，而準備向青海地區，大舉進軍，所經過的有荒山僻壤，有冰雪風沙，有幾百里不見水井，沒有人煙的廣漠，而且還會幾度捲進了政治鬥爭的漩渦，不是當局堅持立場，隨時隨地，都有一種即發演成鬪爭之爭的慘局。

瑞豐先生這篇「蒙荒萬里」的著作，就是記載這個軍團，在萬里蒙荒當中，關於作戰謀略等一切的運用，和遭遇環境上諸般的應付，其內容方面，包括有地理歷史上的沿革，有軍

蒙荒萬里序

一

國家圖書館



003165209

1604699

事政治上的鬥爭，有社會人情，風土習俗，經濟教育，文化宗教等等事實，不僅是一篇單純的行軍紀實，而是一篇包羅萬象變化無窮的「塞上風雲」，在這篇著作裏，確是具有這樣縱深的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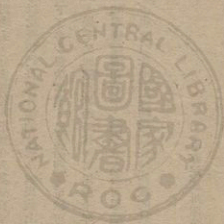
當年我與瑞豐先生同是在這一篇「蒙荒萬里」的文章中，歷時將盡半年，征程何止萬里，今復得隨着作者的筆鋒重遊一番，略述一點感想，向讀者作一綜合的介紹。

在萬里蒙荒中輾轉的時期，除了把握着捍衛赤峯屯墾青海兩句口號之外，其餘都是流浪動盪，漫無標的，如同船無羅針，航行大海，究其結局，既沒有盡到捍衛赤峯之責，更沒有達到屯墾青海之實，虎頭蛇尾，虛度一年多的歲月，白跑萬餘里的路程，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却會試驗了自己的體魄，的確能够刻苦耐勞，而且深知刻苦耐勞，是事業建樹上的基礎，連現在繼續着的艱苦生活，都是從那時候磨鍊出來的，同時堅定了自己的人生觀，瞭解到青年人一定要有信仰，要有中心思想，離開了軌道，任性而為，不會有成就是小事，而且極容易走入歧途，再就是體驗得冒險犯難，自力更生，是一種創造的精神，在非常事功上，是不可少的一種因素，這不只為人如此，就是國家大事，亦莫不如此。還有國家盛衰，人事興替

，也絕不是偶然，都有其先天的前因後果，所以在「我亦無窮家國恨」上，更應鼓勵起遠大的抱負。作者在這點上雖是着墨無多却給了我們很大的啓示，我因為當年有着行止相借，寢食與共，和甘苦死生的利害關係，所以讀了這篇著作，格外受到感動，雖然事隔十年，而情景歷歷恍如昨日，檢討過去，盱衡當前，不禁令人萬感交集！

蒙荒地帶，也可以說是我們長城外邊的故鄉，就民族上說，曾經有過多少次稱雄稱霸英勇蓋世的故事，更寫下了多少豐功偉業，忠義節烈，可歌可頌的光榮史實。但是「今安在哉」，依然變成了荒蕪，幾乎又回轉到原始時代，再以近十年來，由東北而西北，長城內外陰山南北，以及賀蘭山的四邊變遷和沿革，幾乎令人不可思議，但有誰人還去理會呢，所以讀過這篇著作之後，至少也會引你把視線轉移到長城外邊的故鄉去瞻望一下，或者這也就是這篇著作執筆的動機。

中華民國卅四年二月五日張耀辰謹識於南京



蒙荒萬里序

紀果庵

我對於記風土的書極感興趣，遊記也有夙好，雖然對於旅行很是畏懼，那恐怕是客觀環境所致，不是旅行本身的責任。古人將周歷名山大川作為作文基礎條件之一，我是當然不能反對，但在中國能夠達到此目的殊為不易，苟有能排除萬難而實現之者，必定是驚人的作家，因為中國，——尤其是近代的中國，實在充滿了可以驚異的現象，只是我們沒有機會與盡量把這些現象看個明白，寫在紙上，空在大庭廣衆之間，喊其到民間去的口號，終為有識者恥笑耳。王先生與范長江君，皆是著名記者，不用我來嚼舌，這本書可以說和「中國的西北角」有同樣的價值。

從前的遊記都苦於太抽象，尤其不能記述現實，有的文章興趣很好，譬如舒白香的山日記，公安袁氏兄弟的遊記，張宗子的記西湖，記泰山，那也只是個人的，感慨的，很難談到對於當時生活的了解裨益。徐霞客遊記猶之水經注，可以備地理家的考訂，而不能給後

人一點意象。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收記滿蒙書約五十種，屬於蒙古風土者有阮養生的蒙古吉林風土記，徐蘭的塞上雜記，李德的喀爾喀風土記，范昭遠從軍雜記等，不過四五種，我很慚愧，還沒有完全讀過，但看了林則徐的荷戈紀程，董恂的度隴記等，想想恐怕也不過如此。大致是只記里數，沿革，戶籍而已。就是講到外蒙風俗，也只有我們常識上所知道的一點點，蓋他們的態度并不是要了解邊區人民的真正生活，一部分好奇心與致用的慾望混合起來，如此而已。

像朔方備乘一類又止於鈔錄舊聞，不怎麼有意思。民國以來總算好得多了，我記得顧頡剛先生所辦的禹貢半月刊就很注意這種文字，而且也刊行過許多專號，在書目一方面也有過詳細的紀錄，那時我正在西北一個大城，很爲那荒曠的原野與質朴的民俗所感動，到現在還保留着不能忘記的印象。可是人事的滄桑，不免使人又增加若干喟嘆。中國之偉大廣博，不去親自走一遭真是難乎曉得，唯果然親自走了，却又到底弄個失望與悲痛，殊亦無可如何也。

• 本書第三章穴居農民生活一節云：

「我們頭一次去的是常家窩子，當我們走進他們住所時，鷄飛狗咬人躲避，我們趕

快用溫柔和平的言語，先說明是僑子上的駐軍，來此閒逛的，遂由一位老年人出頭領進了一個有門有窗的窰洞，忙著喊燒水，一會全村的小孩，都被我們吸引了來，僂擠在門外，……探進頭來，注視着我們服裝上的領章，臂章一類的東西，向他們問一句話時，都嚇得跑了，但不一會又擠在那裏。我們又到楊家窰子，……男女老幼，很普遍的患着眼疾，詢其所以，都說是「上火」，我們告訴他這是一種傳染病症，總以為說的是另一個地方的事情。問本省主席，本縣縣長，都笑着搖頭，我們從那裏來，同誰打的仗，全然不知。在一家牆壁上，居然貼着大清民國多少年的紅紙條，這不是他們忘了國家，而是國家丟了他們。地方官除了向他們要糧要稅而外，對他們生活的疾苦，早已置之度外，國人夸大其詞，開口就是四萬萬五千萬，不知同這裏的同胞曾經「看齊」否？又同他們談了些都市繁華，並不感到絲毫興趣，我對窗外一個青年說：「當兵去罷！到各處開開眼，見見世面。」他擺手不幹。耀廉說：「老百姓比軍人好得多！」一位年長的說：「對啦！我們成年價都是說光了睡覺，又有小米吃着，我的大孩子就被亂雜隊拉了去，有二十多天了，還沒有信！」說着長嘆了一聲，同時我們對這羣民國的主人翁也不禁連

嘆了幾口氣。」

這種人民與生活，原亦不僅塞外爲然，我們幾乎都是從這種環境裏生長出來的，而如今對於他們究竟作了些什麼，說起來不但慚愧，而且也覺得責任太迫切了。

戰爭的側面記述，也是本書特點之一。如前所云，老百姓不知戰爭的對手方爲誰，不免使知識分子如吾輩者悲哀，可是我們本身所知道的究竟有多少？卽如多倫（喇嘛喇）之戰，看此書才知道原來如此。古人多稱讀書人能知天下事，實則「相公」身分，却是最呆的癡漢，在家被奴僕所欺隱，出外爲傭僱所利用。今日的世界，已足使此類相公發一深省，知道書讀得太多，報紙看得太多，不見得就明白事實的真象，於是有人索性化爲傭僱，也會投機剝削，有人則要做一點能力能做的有用工作，可以助成改革與啓蒙的實現，若王君的書，殆卽其嚆矢乎？民國乙酉二月紀果庵讀畢謹記。



自序

從民國二十二年初春，到二十三年春末，在這一年又兩個月的時間裏，東自赤崁，西雖沒能達到青海，而熱察綏寧四省，却都有了我的足印。沿途所經過的，險山絕域，窮荒不藝，以及所見所聞的兵苦民憂，邊風蒙俗，亦輒記之于筆。但在戎馬之中，或爲艱險所迫，或受嚴程所限，沒能像采風訪俗的文人或記者那樣從容將事，又深愧自己是個「不文，不武」的人，對當時的軍事，戰略，社會，經濟，與地理環境，歷史教訓的空時上，都沒能詳確的表達出來。迨時過境遷，也就丟在一傍了。不但沒有出書問世的企圖，連自己再拿起來看看的興趣也沒有。乃去歲春間，忽與久別深念中的好友張耀辰先生邂逅相遇。他正是我在萬里長征中的惟一知己，旋更獲得長處的機會，風朝雨夕，促膝話舊，又不禁回到當年的舊夢中，恰因爲人代庖，暫到文壇上來「玩票」。正鬧稿荒，就把七八年前屢次想燒而忘記了所在，既經尋見又沒肯燒的一部份資料，取了來重加整理，勉強應付，因而得了「物資缺乏」的

好處，牛溲馬勃，居然得入聖藥，這些偶然的湊巧，彷彿有令人不可思議的神祕性，再以當今紙價印費計算，出本書，比宋元版善本還貴的當兒！更承蒙張耀辰先生的支援出了單行本，這更是使我惶恐與慚愧的！不過我也想到。若真以大自然當作我們的圖書館或社會現象就是我們的讀本時，那麼我在這蒙荒萬里中，所獲得的普通旅行未能走到見到的這點粗枝大葉的經歷，也應該「趁空」忠實的報告出來。懸心國運或熱心研究實際社會的，果想把那一大片國土再謀復興的話，這冷藏了十年的資料中也還殘留着一部份時代的意義。

最後對張耀辰紀果庵兩先生，代作序文，朱先立先生丹鉛校勘，趙瓊先生設計封面，及直接間接，助力於我這項工作的朋友們，都在這裏深深的表示謝意。

民國卅四年二月六日于白下鳩樓

蒙荒萬里 目錄

第一章 從軍行

新年離家湯山小住.....一

古北口外弔長城.....四

騎駱駝走平沙.....七

連環套施公祠.....八

錐子山一瞥.....十

由簸箕掌至赤峯.....十二

第二章 顛沛熱東察西間

從赤峯轉進.....十五

死裏逃生.....十八

飢寒線上.....二〇

錐子山買馬·····	二二一
半截塔之塔·····	二二五
過險山聞警報·····	二二七
郭家屯小住·····	三〇〇
由郭家屯至上黃旂·····	三三三
「儂」「懶」「玩」的生活·····	三三六
熱炕上的炮烙之刑·····	三七七
過義舉場·····	四二二
長梁防匪·····	四四五
進獨石口·····	四七七

第三章 前線無戰事

半壁店素描·····	四九九
------------	-----

穴居的農民生活……………五〇

回到童年……………五二

家國之愁……………五五

多倫失守的傳聞……………五七

開拔前一飽壓軸戲……………五八

第四章 轉徙察南

過龍門崖……………六一

急行軍……………六二

涿鹿縣剪影……………六五

豪雨中進軍……………六六

進出桃花堡……………六八

揮淚別密友……………六九

歸鄉夢……………七二

第五章 綏西整軍

- 在周家河……………七五
- 平綏路上……………七八
- 沙爾沁的「三害」……………七九
- 大青山喇嘛廟……………八一
- 配韓諺符……………八三
- 開拔的前夕……………八四

第六章 行軍紀程

- 別矣！沙爾沁……………八七
- 孔哪噲昭……………八八
- 暮營遇雨……………九一
- 大奈太的一天……………九二

草地沙窩・蒙匪出沒……………九四

風沙中充進……………九七

五原小休……………九八

過臨河至黃楊木頭……………九九

第七章 屯墾被阻

蒙古包訪問……………一〇一

蒙荒「行樂園」……………一〇三

草庵卜——名土龍……………一〇五

「天主國」……………一〇七

留守……………一〇九

窮病度新年……………一一一

晉綏軍接防……………一一二

第八章 風土雜記

蒙古淺說

..... 一一七

衣、食、住、行、性、禮、教。

後套民生

..... 一二三

渠、煙、「害」

拉薩廟與西商

..... 一二八

附錄

邊塞故事

..... 一三一

一 從軍行

新年離家湯山小住

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正是農曆元旦，學生們都放了寒假，舉家六口歡歡喜喜地度着新年，此情此景，若由漂泊異鄉的人想起來，不知要感到多麼濃厚的意味，或因而思鄉落淚，或因而縱酒賦詩，但在實際享受到的，却又覺得平淡無味了。

新年的第二天，忽接到朋友的電報說他的部隊，已奉令「出山」（註）將開熱河，刻在小湯山集中，盼我快去參加，轉天又接到其他朋友的快信，也是催我去的，他們倒很能抓住我性情上的弱點，在委婉其詞的支配着我，我當時也就真的被激動了。略有點猶豫的，是因爲我在故鄉——周村——還擔任着一個收稅的小機關，倉卒間不知要怎麼安排的好，旋也決定了由一位至親暫行代庖，以後再說。在那幾天中全家都注意到我這個突如其來的事情上，不要說達秀妻始終是堅持不讓去的；兒女們還小，只聽說我將要到一個遠的地方去，或許懂

懷着我會給他們帶回多少神怪的故事來。有時無知無識的也隨和着強調我的主張，我就這樣毫未深思的被友情驅使着踏上了征途。

一個人將要作一樁事的動機，往往是出于偶然，平常所想到的不一定作到，而作到的又不一定是所預想的，我這次離鄉背井，既不因生活逼迫，又不是壯志凌雲，更談不到什麼「太上忘情」，究竟爲了什麼，連自己也說不出來。假使早知在這萬里行程中遭遇了這大的艱險，或是想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想思」的兒女之情，索性就會不去搶着當這個「無名英雄」了。

到了小湯山時，已是兵馬雲集，把個小小集鎮，擠得水洩不通，街巷空地都有士兵露營。同幾位好友快晤之後，因司令部裏高級職員都在打地舖，同聲主張讓我住在湯山飯店，自然是個高等享受的所在了，有溫泉，有花園，同外邊那樣情形比起來，顯然成了兩個世界，司令丁綽廷以下紹飛，耀麻，幾位知己的朋友也常常聚在這裏，洗洗溫泉，吃吃西餐，尤其是那風景優美永遠不凍的「湯山別業」幾成了我們的樂園，同羅廉攜着鏡箱，徘徊在山石池塘，蒼松翠竹，及一所所式樣不同的要人別墅之間，總沒覺得眼前將要踏上寫實的「戰場

之路」。

元宵節那天，朱子橋將軍，還親自跑到湯山鼓勵士氣。

朱將軍從早年就皈依佛教，晚年離開軍政後，即專心從事于慈善事業，當陝西大旱的那年，他曾提倡「三元救一命」活人無算，至今還受人資，不想那時他竟爾發起策動游擊隊，別動隊的工作，招引了無數失意軍人，都扮成戲劇化的「司令」，「指揮」，口口聲聲說某處埋伏了多少人馬，某處聚積了多少糧草，黑錢到手，漸漸都成了「國難興家」的發起人，連累的將軍遭受了「公正廉」（欠明）的批評不說，轉了個年頭，又開了次查帳的醜劇，還是朱將軍畢生的一大污點，閉言少敘書歸正傳。

那天晚上我們雖還吃着元宵，勉強應景。但已臨出發的前夕，發接濟，領給養，分車馬，驟輻重，此呼彼喊喧騰終宵。

預定早八時出發，七時已齊集在集合場上，號令一發，便循着序列前進。我昨天還住在湯山飯店裏，今朝忽爾戎裝跨馬，繼在這浩浩蕩蕩的大行列裏，心情被刺激的不知要怎樣形容好了。不久風起，沙土蔽天，我們馳馬越過兵車，當晚住在鄆鎮莊。

出發前預定的目的地是熱河圍場縣——（錐子山），沿途宿站爲：鄭旗莊——密雲縣——石匣——山神廟（古北口外）鞍匠屯——金鈎屯——下哈叭沁——下子（降化縣東）張三營——下廣億成——圍場縣。爲了不擾民和運輸的困難，官兵都隨身帶了幾天的熱給養（乾餅硬饅）。

久不乘馬，髀肉復生，乍這樣馳驅終日，腰酸腿疼的不堪言狀。有一次我攀鞍上馬擬策的裨在馬肚下面，被同行幾位採爲笑料，一路上說我是「落馬湖的三角」，過了兩三天後，習于鞍轡之間，也就算不得什麼了。

古北口外弔長城

過了石匣，就漸漸進入了羣山懷抱裏，至南天門下馬登臨，北望山帶起伏，氣勢雄偉，沿着山脈有一縷灰白色的曲線，那便是古北口外的萬里長城了。相距二十餘里，我們便馳馬趕到。幼年習地理時，便憧憬着一個古北口的名字，今朝身臨其境，自更有一番感覺了。兩山聳立，中間僅可容單車通過，形勢險要，成爲一個天然的城關，古北口是通蒙古的孔道，

也曾有過繁榮時期，但隨着時勢的變遷，漸就落沒，如今只有幾家駝馬大店，和小攤販罷了。這裏是我們預定的尖站，同羅麻胡亂吃了點東西，又過河爬山，上到我們遠遠望見的長城上面，撫摩着，還估據了時間與空間一大段的古跡，不禁朗吟着「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柱」的古句，羅麻更深情厚意的檢了些碎磚灰末留作紀念，却沒想到二十天後，連自己的生命也幾乎隨了白骨黃沙而去，人生就是這樣不耐羣思的一種怪物。

晚住山神

來笑嘻嘻的說：「聽說司令大老爺也姓丁，同我們是當家啊！」「很巧！這個姓不很多，進屋坐吧。」司令這樣讓她的。她坐到對面窗檯上，雖在自己家裏，却裝出作客模樣，兩手一抄



廟，我們正擠在一間小屋裏附，談着一路經過，房東老太太——姓丁——

一手掀着破門簾，探進頭

：「像你們名譽多好啊！」她沒頭沒尾來了這麼一句，司令問她：「這裏也曾有軍隊經過嗎？」她像在考場裏遇到了最得意的課題，很興奮的說起：「噯！怎麼沒過呢」。歪起頭來想了想：「是去年七月間吧，開來了一夥馬隊，到九月裏才走，整整八十三天，就住在這屋裏。炕上炕下都成了兵，司務長住在那屋，那才厲害呢！成天價吵吵着『打精米，罵白面，不打不罵小米飯。』太陽一落山就該嚷嚷：『老太太快打燈油去。』不管有錢無錢，也得給他預備；噯！難着啦！我們的東西，都是他們作主，藏到山上的衣被，都叫他們找了去，不說別的，我們養了幾隻鷄，藏在高粱地裏，他們都會想法子往裏邊亂扔石頭哄出來捉去吃了。光欠我們鷄餅錢，就是二十多元，天天說騙了餉給，始終也沒見他們一個錢皮，被說鹹來了氣，立起身來，把兩手用勁一拍：『我沒說嗎？打××還不如打我們呢！』跟着換了副笑臉又向司令說：「那能像你們呢，連點葱花都不要」。『喂！你們這裏也種鴉片嗎？』我故意打斷她的話頭，沒有想到她又借題發揮了：「一畝十塊，不種不行，連每口人一年還須拿三毛呢，局子裏三天一數，五天一攬，也不知道是拿的什麼錢，一個晚了，馬上就抓去押起來，聽說你們更來，早就派編派軍，那麼你們不用，他還能再還給我們嗎？」都嚷着要歸覺

了，她才離座出屋，這是聽到熱河民衆的第一聲。沿途見聞的這多，留待後面講吧。

騎駱駝走平沙

口外天氣，到底有點兩樣了，住在鞍匠屯夜裏又下了點小雪，更覺得凍手凍脚的，由前站徵來的車馬，到這站必須放回，而鞍匠屯缺乏大車，因都換成駱駝，小驢，和民夫，按當時換的辦法，每輛大車換三頭駱駝，或十頭小驢，或二十個民夫，從宿營地走起，參差錯落排了十幾里長，駱駝，犍夫，輾轉途中，兵不擾民，民已苦矣。

我們乘馬雖可以快走，但又不能遠離本隊，每走一段路程，就必須等待些時，也就趁此機會，打打茶尖，或吃些尖餅豆腐之類的點心。過了王家溝子，駱駝隊先到，我同耀廉好奇的騎上駱駝，這是我們生平第一次，前途正是一段平沙的路面，汽車壓過的條條花紋，又點上勻稱的駝蹄印跡，閃爍在日光之下，很像剛展開的一疋本色花緞，非常美觀。終是怕這個龐大之物，一時發起性子來，我們「吃不消」，走了不遠，就趕快下來了。

連環套施公祠

出口以後，不但天氣漸漸冷了，道路也漸漸難行，昨天走的山路迴轉的十八盤山，和石板層層的偏嶺，今天又連過了幾個不知名的山嶺——當地人讀着「梁」——及田家莊，灤河沿至半塌子，我們幾個人休息在一個張姓家裏，裏外收拾的非常整潔，張老先生也像一位年高有德的長者，我們向他問起當地風景，他站在門口向西北指着一個遠在有無中的山頭，向我們說：「離此約有卅里的那個山上就是當年的連環套，響耳墩所盜的御馬，就是從熱河宮中盜出來的，那個山裏裏，至今還留着不少的遺跡，並流傳着許多故事，近年來，還有人從那裏檢來的大馬掌呢，前面圍場縣界，就是當年皇家行圍采獵的地方。」老先生繪形繪聲的給我們講起施公案來，因而我也想起在偏嶺上所見的那座掛滿了「有求必應」紅布匾額的施公祠來，究竟梁千歲怎樣發怒，黃天霸怎樣探山，我們「讓路的要緊」不能聽下回分解了。

我們從下哈叭沁早走，步行過石梁（嶺），在飢寒疲勞之下到了降化，紹飛爲了領發皮背心，先我們一天到的，聽說他住在一家駱駝店裏，我們直奔那個現成地方去了。店裏的財

熱河張三營 蕎麥

東宋被弼氏，爲民初省會議員，自然同我們也很談得來的，吃飽喝足以後，大家都圍坐在熱炕上，聊起天來，宋氏從當時熱河當局的家族生活，談到他治軍治民的種種現象，真令人啼笑皆非，最後提到湯氏近在某處建築了一座大樓時，他憤慨的說：這可題作「熱血樓」。真一針見血之言。那時進入熱河境內的軍隊爲四十一軍。都是屬於孫殿英將軍的，不抓車，不拉夫，不要民間給養，公買公賣，這本是軍隊紀律的基本條件，但以熱河民衆看來，却成了王者之師，一時孫將軍主熱政的呼聲高徹雲霄，從這一點上也可反映出當時真正的民意。後來我們到了赤峯，遭遇了不堪的情勢時，却得到了熱河民衆最大的援助，詳情我且保留在下面再講。由此我們可得到一個寶貴的教訓，是無論在什麼時代裏，若不把政治基礎建築在老百姓的脊樑上，遲早是立不住的。

從住在下窪子那晚上起，人馬駢駢，大部放回，輜重方面愈感困難，途中沙土甚厚，車重行遲，在沈家屯時候未到，便先趕到了張三營，住在一家「燒鍋」裏。張三營的蕎麥是最出名的，先一站就早已聽說了。晚上由燒鍋的主人領我們到一家戲下處去吃蕎麥蒸餃，司令也同我們一道去了。都脫去階級的外衣，恢復到朋友的立場，無拘無束的開起了聚樂會，下

處的主人名王蘭，既爲當地土產，自然是滿身烟火無足稱述了。但在車談談，馬蕭蕭的硬性生活中，却成了沙漠綠洲，吃過了真的像洋麵那樣白的麵麵蒸餛飩後，一直坐到十一點才回去，行軍十日，在這裏算是拂了拂征塵。

錐子山一瞥

離張三營，過唐三營又三十餘里至石片，從這裏已入了團場縣界，爲清帝狩獵的場所，山石層層，蔚爲奇觀，碎石都成薄片，如學校裏所用的石板。左右山口各有石碑，鐫工極細均爲滿文，聞爲鎮壓風水者。山下一叢蒼松翠柏，點綴着一所黃瓦紅壁的建築，那是帝王行獵時的行宮，明明是一軸山水巨幅，但因征途疲憊無意欣賞，這或與不識山林樂趣的樵農差不多吧。晚至下廣億成宿營。我們出發的目的地原是團場縣，從這裏還有一天的路程，但晚間忽又奉令進駐赤峯，因而次早移住菴筍掌——赴赤峯與團場的岔道口——路事準備，僻村冷屋，苦寒難堪，又想錐子山離此只三十餘里，若不趁此機會去逛一逛，將來不知何年月日才能到此，遂于八時餘乘馬前往。本日天寒，在馬上縮手縮腳，很不自在，打馬跑上一會

又須步行一段，十一時才到達。錐子山的地名，是因有山峯矗立空中，像一把鑽天的錐子。現已改爲順陽縣新城——舊城在糧秣府——一座土城裏共有三條長，寬，空的大街，商店多爲糧業，因爲是「北口土」的出產地，市面上也有最起碼的澡堂飯館，戲院等等，駐防軍爲一族司令部，已開拔離此，街上還有時可以看到青緞面軍裝，長紅穗槍纜，打扮得不軍不匪似東似魔的副官軍需之流，他們彙的不是澡堂老板，便是飯館主人，還是那時熱河軍隊中普遍的現象，論到他們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經商弄錢的本領，真不讓「當代賢者」，每個連長都有一兩部卡車，經年作着熱河與北京物資交換的勾當。大官大做，小官小做，無本難求利的士兵們，便想盡了法子老百姓身上揩油，看看擾民的士兵真是個個該殺，聽聽官長待兵，又覺到他們可憐，比如說每年無定次的軍餉吧，團長領到手裏，必先作上一次買賣，把當地「土」產，運到北京換回香煙，那時在北京二元五角一大盒的「哈德門」到口外可賣三元八角，各營應領餉項，即按此價發給香煙，還不能同時全發，又必先發完一營，待這營的士兵香煙到手，急欲變價的當兒，他又操縱着以三元收回，仍按三元八角另發一營，等到弄的太不像樣。錢能通神，層層打點，則又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我們那天是住在他們空下來的

司着司公辦公桌的門額上，貼了一張「對我生財」的橫批，及今想來，實覺可笑。但仔細一想令部裏，正對，總還比後來掛着羊頭招牌的老實可愛。

由渡箕掌至赤峯

由孫莊出發，第一天過碑亭子，銀窩溝門至狼狽府——舊圍場縣——適本軍于副軍長

世銘已到達此地，于先生為山東掖縣人，歷任軍長總指揮，久經戰陣，南口之役，聞名當時，素有馬癖，因有今世伯樂之稱，別已數載忽不期而遇，倍感欣慰，那時還有張慧沖隨往攝製電影，我們一同在于先生那裏吃得鬪鍋，肥羊嫩犍，還有當地特產的山藥粉，味極甘美，尤其在那滴水成冰的天氣裏，大家吃的臉都紅紅地，額上凝着汗珠，口留餘芳至今不忘。次早，在尖刀似的寒風裏攝完電影，繼續前進，在津生泰打尖，至協成永宿營，因有熱河軍隊過境，住處極感困難。這軍隊也是從錐子山開往赤峯的，同我們是一個任務，駐在這裏的還不到一連，但輜重之多，可以抵我們全軍，因都滿載着零售批發的貨品，每經一屯，就挨戶派售，十里一駐，八里一歇，從去冬奉令出發，歷時三個月，猶十個一幫，二十個一夥的絡繹

中，騷擾之甚，無法形容，難怪熱河民衆喊着：「不願作湯氏民」的口號，本軍經過的地方，還流傳着一種：「曉舜禹（暗指湯氏）父子怎麼壞。」「公侯王（暗指孫殿英將軍）官兵如何好」類似聯語的口號。關於熱河軍隊的種種已成過去，我這樣不憚詞費一再記述，似乎顯得多餘，但不是時過境遷，又怎會有這樣寬的言路呢！

本日由臨城來過猴頭溝打尖。至陶爾土西營子宿營，西風怒號捲地東進。氣候越發冷起來，當時雖不知道是在零下多少度，我們短髭眉毛上都成了冰針，手，腳，臉三部，由疼而漸漸麻木不覺，怕是「皸指裂膚」就必趕快下馬步行，馬也是滿嘴冰鬚遍體白雪，「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我當年百思不解的唐人名句，也一旦豁然貫通了。我們皮衣皮帽的特殊階級，已感受到這大的威脅，士兵身上只一套不足三斤棉花的軍衣，（皮背心只三分之一）已經過了一個冬季，冷也是它，熱也是它，裏面油滑的像漆布（無襯衫）布鞋棉帽，還有連付線手套也沒有的，一天兩餐小米飯，艱苦情形，「紙不勝書」使這樣一枝腹無飽食身無完衣的飢寒窮苦孤軍，深入到冰天雪地的荒涼戍邊禦強，真算得荒天下之大唐了，這是當時藏在心裏的幾句話。

又一天的午後二點到達赤峯。赤峯因城東的紅山得名，蒙古人叫作，「烏拉哈達」亦同此意，東西有六道長街，沙土極厚，商號在兵慌馬亂的時期裏，多已關閉，只餘十數家貨物店，價亦極昂，華峯生意特好，為當地第一家飯館。從小湯山出古北口到赤峯，還是在我們萬里長征中的一段坦途，再從赤峯開始，則全軍同運，便都轉入顛沛流離中了。（註：開出山西之意）

二 顛沛熱東察西間

從赤峯轉進

赤峯在地理上說，是熱河北面的一個重鎮，就軍事觀點，也正是對凌源開魯方面最重要的戰略據點，當時在國人高度喧囂之下，赤東一帶早被認為國防線，熱河當局在國策指示中，已早未雨綢繆的築成一道南北戰線，這戰線姑名之為「熱湯戰線」，若稽據當時征用民工之多，報銷用費之鉅，你也或許想像到熱河東北還有一道「馬奇諾防線」，但實地考察一下，僅僅是在平地上挖了一道淺而窄的壕溝，假使童子軍作野戰演習時，還可以將就利用，果真用之於國防，那未免視同兒戲，先十天經本部參謀處長張耀廉視察之後，大失所望，馬上帶同參謀和三個團附沿「達拉明安」（赤東南四十餘里）「建昌營」（赤東五十餘里）「撤水坡」（赤東北三十餘里）三個要道口，趕速構築一道扇面形的防線，後來我們到了赤峯，旅長丁綽廷即赴赤東視察這道防線，而我們幾個非戰鬥員，無知無識的在後方（赤峯城內

猶計較着各處房屋的寬狹，伙食的好壞，空的時間裏還吃吃小館，看看本地風光。一天早上羅康從前方回來，我同他在軍事教育連張連長那裏吃油麥粥，天空忽飛來一隻鐵鳥，學兵們都聚在院子裏仰着臉觀看，被羅康厲聲厲氣的呵斥到屋裏，他並警告我們說：「戰事已迫眉睫了」，只是我們這夥「不見死屍不落淚」的傻傢伙，總以為開魯地方距此尚有六七百里，又是沙漠，用兵多麼神速，也不能朝發夕至，當時心裏還譏諷他有點神經過敏，萬沒想到就在第二天（三月二日）的傍晚，在撒水坡裏發生了遭遇戰。

一枝無援的孤軍，還在立足未穩的當兒，突然遭遇了優勢機械化部隊的奇襲，又在零下二十度的寒天裏，少衣無食，槍雜彈缺，併起三顆手榴彈來。還不能打動裝甲車的分毫，只憑臥在冰雪裏的肉身抵抗，前途利鈍，不卜可知，在整個場面裏，雖也演出了不少有血有淚的壯舉，但在惡風驟雨中，不暇記載，事隔十年，模糊莫辨，只有刪繁就簡，仍轉到自己身邊來。

我從三月二日早隨司令部，移至東菜園子，當晚戰事發生，入晚尤烈，真是「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旅長仍在建昌營未回，幾位知己朋友，都到了「自己崗位」

上去，只餘我們這無勇無謀的弱者，在後邊忽東忽西的盤算，始終打不定主意，還斬了于副軍長趕來主持，才指出我們軍需處人員，應當早爲之計，並給了我們「前進時在後面，背進時在前邊」的便利，當夜收拾一切，公款由幾位同人分撥課間，次早先移至東門外的醫院裏，一看城門太近，怕炮火打來「殃及池魚」，又到南街一家羊腸公司裏，這時外邊爭傳着一些壯胆的消息，我先胡亂吃了點東西，又因爲一夜未睡，剛寬心地解開了裹腿，脫下皮大衣來，蒙到身上，想趁空打個盹，公司主人倉皇失色的跑進來說：「人家的馬隊已進城了」，我當時還故示鎮靜，轉眼子美同世急急跑來也這樣說，我慌的連皮大衣也沒顧得穿，就被牽衣拖行而出，跑到街上，果然是人馬車輛，都成了倒流水，慌急中跑了不遠，便喘的透不過氣來，俄見本處給鞏軍馳來急令暫停，連忙登車，跟着空炸的砲彈，轟轟地像在上打雷一般的響起，馳至西門，崗兵奉令阻止出城，門已上鎖，都倉皇失措，莫知所以，炮彈連珠般的打來，不敢少停，下車向崗兵說明原委，又幸爲本旅所屬部隊，才勉強應允，城門開處，一個個爭先恐後的像搶出了「鬼門關」，管馬號的侯副官，適乘馬出城，把馬讓給了我，這才順着來路開了快步。但我得了這匹馬後，却離開了同行數人，反因而遭遇了猛烈空襲

，幾類於死，深懷得馬招禍之戒。

死裏逃生

我們從西門先退出的這羣無人指揮沒有紀律的人馬，多半是旅團營的軍佐和零星部隊，這時我方的主力，仍堅持在各據點上，後來奉令撤退時，各就原地分三路轉進，尤其是守城的一枝隊伍，是冒險衝出了重圍，這點我將在後面再講。當我騎馬離開赤峯西門從冰上跑過河面以後，情形愈亂，沿途丟棄的衣物遍地，無人顧及，馳出五六里之遙，飛機從頭上掠過，急忙下馬避躲路旁茅屋裏，機去又乘馬急馳，鞍韉鬆弛得滑到馬背上，亦不暇整理，約又走了三五里路程，飛機追來，我見大路上人馬密集，急急在沒樹木的墓田裏，飛機早已開始低空掃射，轉瞬間轟！轟！之聲響起，人馬紛紛逃避，說句洩氣的話，當真「被驅不異犬與鷄」了，我捨馬急臥填側，竊恨不能與地下亡者一樣「入土為安」，機去起視，大路上血肉模糊，不辨人畜，因搶正路踽踽野行，恐失方向，仍奔人多處前進，約半時餘，至一土山下小村中，又來飛機一架，所幸避在屋中未遭襲擊，既登土山頂，聞有沉重的騾驢之聲，眨

眼之間，飛機又來，猝不及匿，急臥道旁水溝上沿的斜坡裏，當機槍掃射時，耳邊如蝗蟲飛
過，此時飛機距地不過數十丈，人影歷歷可辨，在日光之下，飛機的陰影來往照在身邊，愈
覺得遁形無術，不得已攫取身旁之土撒佈全身，旋又聽到連聲轟炸，探首窺視，糜烟轟天，
如羊角風，盤旋約半小時始去，起視身臥之下爲一深不見底的死陰幽谷，莫云襲擊之危，如
失足墜入，已早墮於溝壑，誰復知之，及今回憶，猶有餘悸。下山後，乃自涉河而西，冰水
波經，未計寒冷，踉蹌途中，時慮飛機之追襲，並隨時隨地留神道旁的地形地物，過兩小時
，行近大道之旁，仍有被炸傷的呼救聲，慘不忍聞。自思我若遇此，亦復如是！

三時餘機聲漸息，得公然在大路行進，健步如飛，傍晚始遇本處數同人。散而復聚，且
互幸死裏逃生，子美見我衣薄，把棉大衣脫給了我，當時情意之深，實遠勝於綈袍之贈，聞
世喜消息，云於轟炸之時，曾被震倒，精神似乎失常，得馬乘之運去，因而懸念不已。

飢寒線上

共行七十里至花家溝門，本想在此打尖，略事休息，見情形混雜，未敢停足，卽連夜走

去，又三十里至發頭溝，天已降雪，因來時曾經過此間，直奔保甲局內，腿脚酸痛，反而不思飲食，合衣上炕御寒，後以其他雜軍，聚積愈多，嗚呼不已，我們都攜有公款，恐遭不測，乃悄悄推醒同行數人，深夜冒雪起行，路上遇到本軍增援的部隊，都「大雪滿弓刀」的御寒進。三十里至南台子天已拂曉，遠見路旁的茅屋中炊烟裊裊，我們進內，思求飲食，只見義勇軍數人，聚柴烤火，餘無所有，欲飲一口熱水，亦不可得，外既顛倒，內又飢渴，當時覺得人生真覺無以逾此，又值天雪風冷，走在黃沙白雪的混合物中，鞋底時時粘凍着一個冰疙瘩，如都市婦女的高跟鞋，步履維艱，情形真不堪，就這樣怕有飛機追襲，總不盼着天晴，行進中忽見迎面來了一輛轎車，先向其婉商，送至糧秣府，並厚許其值，始允我們上車趕行，行十五里，見路旁小店中，可得飲食，同行者均已空腹兩晝一夜，下車進內搶購食物時，車又乘隙自去，從此顛踏道路，疲憊愈甚，在暮瞑四合中，始到達糧秣府，公私房屋，均已擠滿軍隊，我等僅且住在一個小肉舖裏，穢物滿屋，血腥不堪，僅勝於露宿冰天雪地罷了。

按當時的戰略是全軍決定了在大廟收容部隊，再向錐子山轉進，並且在新蓋舊渡一帶佈

過了簡單工事，目的在阻止攻者的西進，結果主客觀的條件懸殊，一氣撤到了熱西。在編秣府夜深二時，已聽着行在冰雪中軋軋的車聲，與同行數人煮食半熟之豬肉後，倉卒隨進，天是晴了，却又起了大風，氣候驟冷，糧秣府錐子山間，地勢較高，又均爲「南北川」，寒風襲來，已不可當，一羣衣服不整的士兵們，揮扎在「冬將軍」的淫威之下，時有僵仆在道旁冰雪中的，同行中王子厚君，亦因衣帽盡失，只穿了袂掛棉褲，眼看着他手臉山紅變白，嘴說不出話來，腿也不能打灣，急救他到附近小屋中，又恰巧第二團的軍需車到，找給他一件舊棉衣，才算救了他一條命，還有副官處的一位同事，下馬仰溺，就倒在了雪中，也幾乎成了凍死鬼，我用幾重毛巾纏裹在皮帽的外沿，深深地袖着手，從袖口縫隙裏鑽進的風絲，像針尖刺着肉皮一般的疼痛，迎風走上一段，又背風倒行幾步，本處從兵王希顏爲我找了一匹馬來，當時凍的不敢乘騎，令其拉馬前行，他竟不自主的撒開了馬韁任其逸去，「險關」未過，「寒關」又臨，凄苦之狀愧不能形容於萬一，後來經我們計算，犧牲在戰爭中的還沒有犧牲在「冬將軍」手中的慘重，就是逃出「寒關」的，也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帶着嚴重的凍傷。

離赤峯過糧秣府經過兩晝夜間的鍛鍊，腿腳的酸痛，已逐漸消失，轉而成爲健步能行之人，舉足數十里，不以爲難，足見人的身體，應該是長期吃苦鍛鍊，萬不可過於體貼自己，反而變成廢物，尤其在還戰時的年月裏。

四日午後四點至碑亭子，適本處司給養的人員，猶留此未去，立給我們預備了麵條，均飽餐一頓，詢悉前方戰爭仍酣，惟承德早已不守，古北口的交通線，亦被遮斷，本軍暫定在錐子山集合，再另謀他途，詢世喜仍無蹤影，恐其精神失常，誤入絕途，又因其攜帶公款等物，一時憂心如焚，莫知所措，乃從兵王希顏自告奮勇，願冒險奔隆化路上往尋，當爲借馬，連夜出發，希顏爲山東禹城縣人，時僅二十餘歲，因常好滋事，不見容於他部，剛轉至本處服務者，在此危急中，竟能慷慨知義，視冒險爲當然，且卒能達到任務，這樣一位養之無素，而能用之於非常的勇士，真值得衷心敬佩。

錐子山買馬

五日早九時到錐子山，赴軍部知紹飛（時任本旅副官長）先到，急尋遇于天寶泉涼亭中

，五訴沿途遭遇，並知王團已由達拉明安直線西進，鄰團由建昌營繞至撒水坡，達成牽制任
務後沿山路撤退，旅長帶參處同人由前方回到赤峯時已被圍城，圍進南門，復率二團三營衝
出西門，攻方在大路上已架設機槍掃射，官兵密集行冰上，子彈均落于脚前脚後，旋轉作呼
哨響，冰滑行急，此仆彼倒，狀至驚險，幸其機槍目標略低，否則人馬無一幸免。不得已轉
入山中，備受艱險，詢好友數人，猶轉戰於險山惡嶺中，將不知作何究竟？我聽了以後，想
想自己的遭遇，又不啻小巫見大巫了，因而滿肚子的委曲，竟於無形中消失，同組飛在一家
小飯館裏飽餐一頓後，他又令其隨兵劉國英，把皮大衣換給了我，在顛沛流離中，這點溫情
，幾乎使我流出了眼淚。

錐子山爲產馬之區，晚以六十元代價，購得一匹好馬，齒口略平，而體健性急，不甘落
後，在羣馬競進中，必力爭上游，雖履險途，亦不之顧，只惜我不善騎馬，未能盡其所長，
轉年困頓綏西，在這萬里長征將要結束的時候，終於把他賣出，未得同始，又未能同終，我
終覺有負於此良馬者實多。旋聞前途路程，定由錐子山而西至「半截塔」，但同時又聽到豐
寧以北的道路已被切斷，或云出經棚轉奔大漠，或云經多倫而入蒙荒。這枝飄忽無定的孤軍

(二 圖 附)



蒙 荒 萬 里

，尚不自知將被塞上高風，捲往何處，情緒奄奄，徒增感慨而已。

次日借紹飛及行李車等，出錫子山北門，沿山路西進，心裏想着這又踏上了一條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的陌生路途。天陰風寒，手僵幾不能執轡，行十五里至「二道古魯板」，烤火打尖後，繼續西進，沿途村莊漸稀，愈覺荒涼氣象，旋於寒風中飄來了飛機的嗚嗚聲，急奔避附近民房中。已先有重傷的士兵數人呻吟炕上，手臉腫爛的直流黃水，所幸熱河民衆猶同情我輩遠來的「南軍」，隨時隨地予以援助，否則不死於炮火，亦將死於飢寒。

當時熱河民衆都稱我們這穿棉衣，戴棉帽

的爲「南軍」，就因了開進熱河，還能嚴守紀律，所以在此背進途中，竟獲得民衆的這份同情，隨地查以食宿，對受傷士兵且有備醫藥助資者。但遇到皮衣皮帽的當地軍隊就不然了，勢衆就相率逃避，人少卽施以報復。我常說：勿以爲無知的鄉民可欺，而真實的力量，却永遠握在這羣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手中。

十餘里後又見飛機，避於山陰河陽的小民戶家，在一口冷酷陰濕的屋中，老幼數口，衣不蔽體，都擠聚在火炕上，與說都市文明，如聽神話，我等爲飛機所迫，勉強呆了兩個小時，已覺難堪，彼等終身居此，不知作何感想！此處地名多稱爲「幾號」（聞五百頃爲一號）三時餘過「道壩子梁」，距「半截塔」二十餘里，聞已爲某部騎兵駐滿，暫停梁下民戶家，空屋涼炕，陰寒徹骨，夢回家團聚，醒來記起：「昨夜分明夢到家，醒來依舊客天涯」的情景，慘然欲泣。

半截塔之塔

七日午前仍停「道壩子梁」，飯後有傳達兵，理髮匠，廚役等數人改裝逃回，備述赤峯

情形，及攻方禦寒衣帽之佳，午後二時餘至「半截塔」，我等住在「一所破窗敗壁的空屋裏，衣被盡失，臥谷草中，飽嘗「饑臥野人廬，藉草爲針氈」的苦况。強撐一夜，次早頭暈發燒，移一小商號中，燃着一堆木炭，預備發汗，不想又爲炭烟所燻，頭痛愈甚，勉強起身，出外散步，遂至半截塔中遊覽，塔基直徑爲三丈三寸，高僅數丈，乃爲年久傾圮，復經重修，只遺「半截」，故名半截塔，基層磚長過二尺，知非近代之物，但問附近居民無人知爲何代建築，內供「塔神之位」，進門必燃香資銅元數枚，塔門旁有石刻長聯，光滑無一字，據云「因字句中有不利本城之意羣起磨去」，窮鄉僻壤中，迷信之深，竟至於此，橫額爲「聖洞修仙」，登二層南望，雲峯層層，幾不辨是山是霧，身心偶感不適，愈增山川人事之感！回小商店中，要被睡約一小時，又爲嘈雜聲驚醒，購食藥丸一枚，精神才略覺舒暢。

在「半截塔」的一天，又聽得若干近似樂觀的消息，一會傳着「某處收復」，一會又傳着某軍出了古北口，某軍過了多倫，但根據實際情形觀察，所可顧慮的還是豐齊方面側面的威脅，和前路的渺茫，所以當時很多人的觀測，只有由此奔多倫的一條道路，但據當地人云：多倫據此約二百餘里，走出五十餘里，過「柳塘子」後，即無人家，氣候奇寒，經過此地

帶者，多被凍斃，這時正有香軍趙承綬的一部份騎兵，從多倫進出到這一帶地區裏，從他們口中所說的啦嘛喇——多倫——方面，有什麼「鬼毛風」等等的奇寒怪聞，他們當時矜持得像到了北冰洋的探險家，雖然皮衣皮帽的穿戴着，却同我一樣沒有半點硬氣，我聽了以後正在自己心裏籌計途中的對策，忽然子美進門說：「王希顏回來了，世喜同李軍械官也快到了」，我當時像入夢境，又切實問了問希顏，才知道到了降化尋到的他，怕我懸念，乘馬先來，他備還難此三十餘里說完又多帶了一匹馬趕回去接他們，并囑其連夜趕到，見他剛身上馬後，忽覺得心神略爽，對着紹飛跨起了希顏的本領。

過險山聞警報

晚十時餘，聽說總司令抵此，外面傳來的消息不好，當時病也嚇掉，趕着就準備停當，各處人員都聚在一處，議論紛紛，一時又兼指出轉進的目的地，都是慌手慌脚的莫知所以，十二時餘紹飛偕于副軍長來，才開了路程單，暫至郭家屯待命，忙亂中于副軍長還特叫我

他頭上的碰傷，和大衣後身兩個彈孔。預定一點就要出發了，世喜等恰好趕來，倉卒間只詢其公款尙整麼間，攝影機等均已丟失，亦不暇細問，趕速同出北門，天又降雪，那正是陰歷二月十三的深夜，月光像隔着一層不透明的厚玻璃，寒光積雪，掩映着人馬飢乏的一羣，匆枚急走，只有轆轤的車聲和傷病兵悲慘的呻吟，來擊破這深夜的死寂，拂曉天晴，朔風凜冽，人馬都帶上了冰飾，行四十里至大河口，從此至郭家屯，是山前一道坎坷不平的山路，途中尖宿均極困難，同時聽得從山後跨過一個高梁，可近數十里，我們也願先趕到郭家屯，早爲這夥人馬作個準備，商量着進到保甲局裏烤火取暖，並聽說耀慶等昨夜可到半截塔，今早亦可至此，迨久候未到，即同紹飛及副官從兵等八九人，另由保甲局找了一位引路人，名叫黃金棟一同出發，行二十餘里至上石桌子，忽聽傳說「山梁那邊有大股胡匪，屢次擱劫少數軍隊的槍彈，在那附近已死亡了很多的人，順利的行程，平空又生出了枝節，我們吃飽飯後，便試探前進，逢人便問，到了梁底，消息漸確，匪已離此他去，但不知轉向何方？我們一行由黃金棟引導，人馬一齊奮力，爬上了一座很高的山梁，梁上滿山，積雪盈尺，沒有路徑，只旁山嶺的陡坡徐徐前進，真如「天馬行空」，時刻預防着「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險

，聚精會神，手眼不敢稍有疏忽，如馬戲團表演奇技，輾轉迂迴的繞過了兩個山頭，黃金棟在前很驚異的指着雪中的蹄跡，向我們說：「胡匪由東南而西北了，再看所遺的馬糞，僅僅是脚前脚後而已，我們都不盡捏了一把大汗，平安下山後，均稱幸不已，下山即入喇叭溝口，佈滿亂石，無路可尋，紹飛派趙副官偕黃金棟，策馬先行，去了不久，又見他們奔跑回來，氣喘着報告：「『郭家屯』已被佔領，並進至『三道梁子』，離此很近，趕快翻過山梁再說！」畢竟紹飛來得沉着，看前面有幾戶人家，馬上決定，先到那裏，再去打聽。我們一齊跑到，下馬進屋，立即派趙副官同黃金棟，換衣出探，趙有難色，仍輪到希顏「出馬」，一面又僱人往山前途信，叫他們探明前進，我們也都人不離屋，馬不解鞍的小心等候消息，夜深始得回報，知為某部義勇軍的騎兵，因亦為黃呢衣帽，居民不辨，爭相逃避，今已他去，我等心始安然，睡了一覺，因炕熱又不能成眠，起在燈下捫虱，大如麥粒，「久無雞可聽，新有虱可捫」及「睡起捫虱沉沉坐」，非親身領略，不能感到古句裏意味的深厚，就此二三小屋，名為「三岔口」，門外即山，著名的虎狼家鄉，入夜均不敢出，並無敢犧牲者，又因為這一帶地方，遠離城市，山路扞格難通，居民仍度着近似古代的生活，彼此通有無，亦沿

用交易辦法，即以小米代替貨幣（每斗作洋五角），我們給了那個往山前探信的人一塊銀幣，那聚攏來看稱爲寶物，保甲局的官兵，也是論每月食米若干斗，當時都以爲罕見，萬沒想到十年後的今日，斗米斗麵，動輒逾千，舉國上下的公務人員，竟欲要求古代的「物給制」而不得，世事變化之速，幾令人不可思議。

郭家屯小住

三月十日早，卽沿兩面高山彎曲的「咭叭溝」進發，淺沙亂石，碎冰殘雪，偶與馬蹄相觸，清脆震耳，但據土人云：這裏有胡匪出沒，前幾天就憑着山勢，攔劫了過往的軍隊，我們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咭叭溝，迎面看見一山，頗似故鄉的「白雲山」，見景生情，又不禁添了些懷鄉惜別之情，二十餘里至「三道梁子」少憩，道旁有古剎，爲沙土所煙沒，僅露房脊，假使再經過若干年後，恐將化爲沙丘，不知有此遺跡，因而想到，時間是最最殘酷的，無論山河土地，有形無形，遲早都必葬埋在它那無窮無盡的貪婪裏，人爲血肉之軀，一生不過幾十寒暑，在這至短至暫的時間裏，偏偏要求千古不滅之名，萬世無疆之業，誠可謂愚不可

及，隨了一時的頹廢，竟牢騷至此。

午後至郭家屯，住支應局院內，郭家屯屬熱河豐寧縣，在灤河西岸，約有千戶人家，在此兵慌馬亂的時候，已是滿目荒涼，看不着本來的面目，至晚耀虞等趕到，次早族長亦來，各部官兵已逐漸集中，人數漸多，又重具軍隊的雛形，晚間我們都聚集在族長屋裏，從這次戰爭的各方面，縱橫談起，雖都在同一的命運中，而各有各的遭遇，各有各的見解，主官的詞氣裏，總像一個滿腹經綸的舉子，而空入考場。耀虞的結論是「兵不精，械不良，徒擁人多之虛名，實無濟於事，且每易誤事」，我們幾人就只有互相稱慶着：「屢險不一險，無身復有身」的遭遇而已。

進郭家屯後，雖聽了很多宣傳式的謠言，但客觀環境，早已決定了我們這枝孤軍應走的路線，十二日早，忽有令來，司令部裏，只留主官及少數人，餘均繼續西進，總部暫設大關，我等當即決定了十五日早出發，旋有中國日報的記者范希天來，他剛從凌源方面輾轉至此，他談了關於那方面的情形很多，更幽默的說：「承德雖失，可謂沒有戰爭，軍隊若干萬，可謂沒有軍隊」，轉談到他個人的遭遇，他說在奔逃中，遇到匪劫，衣服盡失且墜山幾死，

不得已逃到一個蒙古人家，那家有位少女，見其狼狽至此，對他很表同情，據他自己所說的情景，幾乎成了「豔難」，臨走時她曾憐「范叔之寒」，贈給他一件滿了油跡的棉袍，希天僅爲中等身材，披了這件肥而且大的蒙古袍子，前後曳地，真如舞台上的蟒袍，腰繫一條細繩，也可權作「玉帶」，只是那雙朝靴，底幫將要分家，前後攪了三道繩箍，我們戲呼他「木易先生」的時候，他就擦袍端帶的哈哈大笑，這位險些兒招了「蒙古附馬」的記者，便是後來成了名的范長江，長江的筆名，是在給大公報寫通訊時，才開始用的，他在「成關紀行」那篇文章裏，提到涪江和長江的時候，有這樣一段記載「長江必出三峽，始驚其浩瀚，人必至事已成功，始佩其英雄，長江上游，在崇山峻嶺中，與頑石衝激之時，誰亦不加重視，人在艱難困苦荆棘榛莽裏苦鬥之日，何曾有人願加以援手，此種成敗論英雄之俗見，最易喪失青年奮鬥之勇氣，惟自奮鬥者本身言之，大可「閉耳不聽俗人話，專心一志奔前程」這好像給自己的筆名加的注腳。在七年前的秋天，長江盡頭，發生了轉變以後，這位「長江」便成了倒流水，上溯川境，水勢愈「激」，終於衝出正流，南入珠江，北貫黃河，數年來奔騰澎湃，猶無已時，連我的筆鋒也隨着氾濫至此。

希天急欲回北京，十四日已隨着我的行李車先行，同耀慶等送出西門，我們就便爬上了一座小山，在山上檢了些彩色美麗的的小石子。我不過因為好玩，而耀慶竟珍重的收藏起來，好像寄託甚深，不知今日此彈丸彩石，猶在有心人的手中否？

由郭家屯至上黃旗

十五日早開門驚雪，按預定計劃，收拾完畢，七時出發，雪降地即溶，道路溼滑難行，過「黃家窩鋪」至「柳條梁溝」，道滑坡陡，車行極難，立山頂數時，飢腸轆轆，人嚼着乾餅，馬啃着枯草，頗具同情之感，聲也聞傳耗，幸侍人多勤衆，亦無所慮，當晚宿「花營子」，雪仍不止。

第二天意外的天晴風暖，但路愈難行，二十里至「大塌梁」底，十二時開始上塌，車重路滑，人困馬疲，輾轉盤進至五時餘，始至梁頂，殘輪斷軸，塞置滿路，塌頂有一山神廟，石桌上擺制錢六枚，供行人占卦用者，人馬憩於廟前，當地車夫爭云：「山神靈異非常，每年過了臘月二十三，百神上天以後，這裏的虎狼鬪路，便沒有人敢從此經過」，在這深山巖

石間，虎狼爲害，倒不爲希奇，但那「百神上天以後」攔路的虎狼，怕還是爲年關所窘，挺而走險的人類吧了。廟邊有一石碑，爲道光年間建立，文字均不登大雅之堂，邊陲文化，於此可見一斑，十時抵上黃旂，人馬疲憊不堪，想起軍隊中流傳着一句俗話：「神仙老虎狗」，這是說軍人生活忽好忽歹的意思，就以本人作個例吧！住在湯山飯店的一段算是神仙生活，出發途中爲各地冠冕標語支使的艱盼自雄，自己覺得彷彿像隻老虎，從赤峯至今，這無疑的變成狗生活了。

一到了「上黃旂」，就聽到本族防區，自郭家屯至上黃旂，劉族自豐稔至大關，總部在大關，更見到了一張十天前的益世報，從上邊的消息看來，不知家人對我掛念到如何程度！

「上黃旂」是熱西一個有名的鎮市，屬豐稔縣，在西北縣城，約距百餘里，南望大關六十餘里，四面環山，其北面最高者曰「窟窿山」，奇峯插天，間有巧成窟窿形者，因此得名，又東北一山，形如鋸齒，我亦姑名之爲「鋸齒山」，可惜在這荒僻的地方，缺乏文人雅士，給它起出個典雅而醒目的名字，所以也同人類一樣的有幸有不幸，竟爾埋沒終古，無人理會，假使把這幾幢怪山，移到大江南北，人文薈萃的地方，歷代的詩人畫家，將不知要怎樣

把它反覆的形容描寫，甚或有人把它附會成爲女媧氏鍊石補天時，所用的工具也未可知。

鎮中有數百戶人家，一家燒鍋，幾家小鋪，再就是因爲我們到此，隨時增加的地攤，這裏每戶人家，差不多六畜俱備，我們住的地方，糞穢滿地骯髒的無法形容，呆在屋裏，更覺無睡，所以郊外便成了我們的業餘俱樂部，亭三參謀長常說：「這裏沒有絲竹，聽喜雀叫也是好的」。三月十八日天氣晴暖，又是星期六，同羅庚出了南門，他躲在有幾棵楊樹的墓田裏，在寫他的日記，我却坐在一個土岡上，面對着窟窿山，幾天的暖風，已給它摘去了白帽，陽光曬在背上，暖和的像睡着熱炕，煦煦春風，帶來了「南方心事」，家國之愁，一幕幕映入腦海，拋開大好春光，竟作了憂天的杞人。羅庚遠遠的招呼，才衝出了「牛角」一同走過一條乾河，又坐在兩塊光滑的石頭上，迎面走來兩個鄉下人，邊走邊說：「他媽的！都賣起粘糕來，五角一斗，一毛五個，三倍利錢」，我們笑着叫他們來，他們也笑着搖頭，暗加緊了脚步，急速走去，的確這幾天來物價陡漲，街上的小販，個個是利市三倍，當時有人憤慨的說：「我若公買公賣，他就高抬物價，兵不欺民，民即欺兵」，但不心靜氣的來說：「這個小鎮店上，平空添了這麼多人，供不應求，物價自漲，並且是千載不遇的機會，給我

們應了愈他們賺幾個錢，也是應當的，這無關於軍民感情。

「饒」「懶」「玩」的生活

人的苦樂勞逸，是從比較上來的，離開赤峯的那幾天裏，只是在生死間隙中掙扎，忘了饑餓，也不分晝夜，走起來不覺勞累，歇下時也不覺得安息，從到了郭家屯，身心漸漸地好轉起來，隨着臉上脫落的那層厚厚的凍皮後，自己覺得像是重生了的新人，雖然身上的衣服，就是炕上的被褥，鬚髮長的像個囚犯，身上有拿不清的虱子，雖然嗜着豬肝色的醬面捲，散沙般的小米飯，雖然也還不能不顧慮到「後路」的苦難……心裏到底從容多了，一時雖還不能像平常，但比平常却有了快樂，有了閑情，恰巧在上黃崖每人還拿到了一點菜金，大家都顯得不安份了，一天晚上想吃水餃，沒買到白麵，竟同幾位難友，連燒鍋老板，開了竹戰，當時的情緒，有如童年過新年時，同哥哥弟弟們借牌漆熱鬧一樣，雖也計較着勝負輸贏，但彼此總是有情有義的當作消遣，么筒象發炸彈，打出一張，嘴裏還喊着轟！轟！紅中叫作「赤峯」，七條是「錐子山」二筒叫「二道古鳴板」……四圈結算，三家全輸，燒鍋老板

以逸待勞，竟獲全勝。

二十一日早忽地傳來明天移住「土城子」的「命令」，但到了晚上「朝令」又「夕改」了。次早雖不用忙着出發，却也不敢遠離，晚間很嫌惡的一個懸眠地方，早晨却還戀戀着不願起身，覺得左臂下蠕蠕而動，伸手就拿了一個虱子，自想倒也奇怪，生了虱子也就有了捉虱子的本領，趁勢抽出了油灰色的白小褂來，耐心的沿縫尋去，連破了幾處「三世同堂」的老巢（寫至此身上又發起癢來），後來到了「半驛店」時，我曾畫了幅捫虱圖，紹飛，覺民，都有題詩，這是後話，我當時立志全面掃蕩，却耗去半個頭晌，晚間湯都開到，決定明早出發了，幾天的安逸，又帶來了惰性，一聽說移動，心裏總有些不舒服，雖然還住在這樣骯髒的小屋中，所以奮鬥的志士們，不能使他有安逸的生活。總括起這段零度以下的生活來，郭家屯以前為「險」「寒」「遠」郭家屯以後便是「饑」「懶」「玩」了。

熱炕上的炮烙之刑

二十三日六時半出發，東北風又送來一些涼意，但遠遠地看到的楊柳，已不像冬令的憔悴

瘠乾枯了，我們沿着一條蜿蜒如龍的長形山前進，山下有小溪，溪邊叢叢細柳，被春風吹動着，像一羣活潑的少年，可是在它們面前是車聲轆轤，人馬喧嚷，形成一種極不調和的「調子」，經過的村莊，亦因左一幫右一幫雜軍輪流佔住，居民逃避一空。上黃旂至土城子，只四十餘里，十二時後到達，住一李姓家，屋裏有桌，炕上有蓆，又經我們裏外打掃一番，便成了預想不到的高等住處。

「土城子」雖不是一個大地方，村頭却有一座在這邊陲地區不可多見的關帝廟，那廟是康熙年間一個山西人修築的，現祇存兩座殘殿和兩株蒼松，凡經過這裏的人，必須到廟裏看看，幾如到了北京，必去逛逛皇宮一樣，真的我們見了那麼一座廟宇，也直覺的像是得到了一些安慰，次早耀耀作民上了大關，我自己逛廟回來，又想犒勞自己一下，一元銀幣買了三隻大鷄，他們在外邊忙著殺鷄，我坐在暖烘烘的熱炕上，心裏高興的海闊天空，連一路的辛苦，也一掃而光，可是恰在這時，又聽得遠遠地傳來了隆隆之聲，疑為汽車，又疑為飛機，轉眼從兵進來說：熱軍砲隊已進村了，要駐在此地，于副軍長也一同到了，往關之後，才有命令叫我們速移「三間房」，並聽得郭家屯已由他部接防，旅長即將率隊後移，我們還未

收拾停當，他們已經進來三次，催房東要葷要料，我們趕到三間房時，也早爲他們駐滿，至「破廟子」，又遇他們的騎兵連，對老百姓張口卽罵，舉手就打，驅馬劍草，要肉要麵，還見着三四個兵，正拿菜刀宰殺小駝，兵兇民慌，多棄家逃避，不得已又進至「四間房」，已是暮色蒼茫，本處擠住在村邊兩間小土房裏，餓渴疲勞之下，把帶來毛氈沒有退淨的三隻鷄，煮了個七生八熟，胡亂吃了一頓，晚間耀康作民趕回，聽了些內外不調的消息，心靈深處又罩上一層陰影。不一會子美也從總部領到大餅，鹹菜，進門就喊着這是從後方輾轉運來的慰勞品，然而我們吃了，却慚愧的像吞了炸彈，夜間八個人睡在一盤小炕上，擠的像一拂沙甸魚，炕頭的灶火裏，煮飯燒水，又一直沒有住火，熱的同釜盤一般，翻身不得，愈是心焦的不能入眠，於是引起了無限的感慨。從最大的問題，想到身邊瑣事，有犯人之憂，有兒女之情，有赤峯丟失相伴數載的攝影機，不可再得的照片……一面身子由癢而痛，如受炮烙之刑，「不行，受不了」！心裏說着，立即起來出去，立在門外，天正飄着稀疏的雪花，深深地吸收了幾口清新空氣，才除了一肚子雜念。

在土城子三天，連日下雪，大家都囚在小屋裏，所幸還能買到白麵豬肉，所以，都集中

到一個吃字上去，身上的虱子，也正同自己一樣的有口福，駐在破廟子一帶威風凜凜的「老總們」，對老百姓嗷嗷之餘，還得遠遠跑到我們駐的地方來買肉買麵，老百姓這種消極的抵抗，却具有莫大的威力。

二十七日午後忽然奉令，「限立刻移住『撒袋溝門』，不得留置一人」……這道命令，使我們都帶了團葫蘆，因為「撒袋溝門」，是在四間房的東南，按我們的路線說：又是開了倒車，各人心裏都揣測着客觀環境的變化。命令如山，不敢怠慢，連煮在鍋裏的水餃，也幾乎沒能吃到肚裏，裝車備馬，出發時已是午後三點。在這裏還必須提到的，是這個村中的居民，聽說我們開走，他們像得了同樣的命令，我們離開屋門，他們便捲起了炕席，背上飯鍋，捕着鷄，趕着豬，攜大領小，片刻不敢停留地同我們一起上了道路，這就因為本軍在可能的地方，還去設兵站，購民糧，行住也還能保持軍人最起碼的紀律。

北風呼呼的刮着，但終是受了春的教訓，性情變化的和需多了。沿大路南進，遠遠地又望見了土城子關帝廟的兩株松樹，約三十里至「撒袋溝門」，軍，旅的炮兵，都集中在那裏，食宿更不能自在了。夜又奉令「人員車馬等，往獨石口等候旅長，明早五時半出發往沙坨

子……前面有匪，不准出前落後」這才明白了是集中出發，次早又按原路撥了回頭，再過四開房時，我們住的房屋已闔無一人，途中遇總部同人張立齋君，持白麵餅數張分餉我等，旋發現這包餅的破報紙，爲三月九日的半張「實報」，於是大家又去爭取這精神上的食糧。

日出後，天氣漸暖，馬走着勻稱的步伐，漸漸把我送入了夢鄉，等馬蹄擊碎了一塊薄冰，才發地把我驚醒，眼前又出現了一層峻巖峭峭的黑石山——喇嘛山——高可數百丈，像是整塊石頭洗磨而成的，磊磊落落，表示着它的單純與偉大，我們列隊行在山下，渺小的像一羣螞蟻，沿山腳繞行，看了它種種不同的面貌，西面懸崖，高處勒有佛像，迷離莫辨，那恐怕就是這山名的出處，後面有一段絕壁，工整的如人工築成，下面有幾塊絕大的石頭，遠遠地看去，如同靠了岸的大兵艦，轉過了喇嘛山，迎面又現出一個奇峯，矗立空中如一座古代的寶塔，上面還像雕刻着富於古樸美的花紋，問土人說叫「帽兒山」，一路欣賞着奇形怪狀的澀墨山水畫，不覺間到達了沙地子，我們住到蘇姓家中，剛進門時，他們全家還圍坐着吃「苦利」（被麵同小米作的），我順手也嘗了一塊，始終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只在嘴裏咀嚼着不易嚥下，房後卽山，登山遠望，透出幾個雪峯，像天邊的白雲，那便是我們心裏所怕懼

的「義學場」，聽說場高十餘里天氣極冷，六月裏還有時能凍死人呢！

過義學場

三月二十九日因本日過場，三時即起，吃了點東西而後，五時出發，沙地子以下是一片沙灘地，趁凍行在上面，像一條坦平的馬路，出了溝口，又是一段亂石道路，旁臨小河，河那面立着一隻大狗模樣的野物，我想在這荒山裏的，一定是狼，投之以石，亦毫不畏避，既欲槍擊。又怕後邊人疑爲匪警。遂任其「狼顧」而去，因了這個野物，引起了行伍出身的梁主任（同人都稱他瞎主任），同麻子副官開了話匣；「……離此不遠還有蕭太后的梳妝台呢！」「哼！那還算稀奇，大開有四郎府，口外有七郎坎，「喂！你說芭蕉樹還有沒有？」兩狼山真有，上邊有李陵碑，可沒有人能見，誰見誰死」，麻子是徐州人，忽地一下又扯到了徐州；「徐州城隍爺出巡，就不敢走東關……蘇小妹跳了黃河才救了徐州。」瞎主任不甘緘默；「那地方窮山惡水，潑婦刁氏，老婆同漢子打仗，連哭帶喊，非打到底不行！」你一言我一語的講個不休，我們幾個人一聲不響的像讀着一部「齊東野語」，馬漸漸離開粗氣，

我們騎在馬上也不自覺的灑下腰去，一抬頭到了壩底，那裏先有幾匹騏驎駿馬，鞍轡裝璜的都像說部裏的萬歲爺所用，在一羣衛士當中有一位短短的身材，氣貌不揚的大官，那便是熱河主席湯玉麟氏，見我們到了，他竟屈主席之尊，向我們打招呼，關於兩軍的聯合上，還對我們發表談話。「……誰打孫殿英，我就打誰，誰打我，孫殿英就打誰。」又說：「……我常對他們講話，孫殿英一打上，你們就前進，不聽我大砲都在後面，可加小心。」我們聽了都覺得像江湖上的一套「剛口」。第六連駐在壩下，進去烤幾塊大餅吃了，就開始上壩。

壩高坡陡，盤路曲折成之字形，遠望着像上天的梯子，人馬車夫，密排其上，很貼切的形容出「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的詩意。盤路寬處可容兩車並行，惟碎石太多。行走非常吃力，大車百餘輛，天亮即開始過壩，人推馬拉，至午後三時能達壩頂者，猶不及三分之一。同伴數人，先乘馬上行。又拉馬步行，休息了不只十幾次才到壩頂，傳說壩高千里，那還是按直道算的，若以曲折的盤路計之，總不下二十餘里，俯瞰車馬如蟻，惶惚間如在飛機之上。壩頂積雪丈餘深，若不是先有工兵開道，即難通過。壩爲一面陡坡，由此西去，便成了一片平原，環顧亦無高山，這是熱察兩省天然的界線，關於義舉壩的天氣，這地方還流傳

着幾句歌謠：「天下『十三』省，惟有獨石冷，到了義舉壩，獨石不可怕」，又聽土人云：這裏是蒙匪出沒的地方，少數人馬過此，無一能逃。

由此而西，附近的居民，因不堪義勇軍的騷擾，均已逃避，空下來的房屋，也都被拆燒，宰殺牛馬，所遺棄的皮骨等物，滿院皆是，狼籍不堪，我們看見這種情形，只憂慮着今夜沒有住處，又行二十餘里，至孤山子，幸遇有歸來住戶，即投宿於王姓之家，聞義勇軍經過時，姦殺搶掠，無所不爲，在前村一家，兩日間宰了八頭大牛，王家原爲山東章邱縣人，已三世居此，談起話來，又有同鄉之誼，特令他家的婦女，爲我們搓的苧麵魚。這帶地方，名爲新興地，到這裏開墾的人，以大名保定兩處的最多，但壩上天寒，只能種植麵麥，食糧中很少見到小米，喂馬也沒有谷草，只有一種叫作「楊草」的，馬嚼着也同我們吃苧麵一樣的不好吃，尤其是地勢太高，吃水很難，壩上壩下，形成兩個世界，又產白麩著名，房東送給了我們一串白麩，又拿一塊錢買了他三隻雞，（房東老太太，還要再賣給我們一批）白麩燉雞，澆在苧麵魚裏，饑餓之下，飽餐一頓豐富的晚餐，住屋亦比較乾淨，真沒想到今晚的享受，竟超過了一路之上，希望同事實，往往會成了反比例。

次早七時餘，軍械車上才有人趕來，說他們：「一天無飲無食，牲口也無草無料，上環的時候，同馬一樣出力，白天吃了一路雪，夜間又喝了一肚子西北風，破車死馬，葬在山谷裏的不知多少，問總部人員，他又說：「各處都宿在『小壩』，官長擠在破屋裏，兵們蹲在屋外，也同我們一樣，喝了一夜『西北風』，我們聽了，更自私的慶幸不已。」

長梁防匪

十時從孤山子繼續出發，風息天略暖，成羣的百靈鳥，飛翔頭上，鼓起如管之舌，鳴着各種的花腔花調，騎馬徐行，如過鳥市，此地無人養此，外面來買的，每隻不過銅元十枚，但輾轉流落在都市裏有閒階級的手中，鳥進了牢籠，他當了奴隸，勞民傷財之餘，偶見失去了鳥性的鳥展翅一鳴，便以為獲得無上快樂，人性中總潛伏着這樣一種怪癖，不僅只是養鳥——雞題又太遠了，還是暫置不談吧。三十里至長梁，共有十餘戶人家，都已空無所有，費了很大斟酌，才決定住在一個有短牆院落落的空房裏，內外便溺縱橫，穢惡不堪，經我們掃淨屋中一方地權且居住，傍晚耀耀來云：剛帶參謀處同人赴東南溝尋覓住處，適馬匪數十人過

村外，險與相遇。我等一行輜重甚多，掩護之力，只我等少數官兵，因而集議防匪辦法，決定齊集本處所駐院內，外派哨兵，由傳達兵及各處隨從擔任，各處長官輪流值班指揮，除自衛槍枝外，也每人帶了兩顆手榴彈，事前聽到紹飛帶騎兵連（新收編之義勇軍），駐四柵欄，又一面派人請速來援，值夜人多，又無處可睡，遂有人提議「竹戰」，果真就有人從乾糧袋裏，取出麻雀牌來，又併起兩隻子彈箱，一圍就下了手，十時左右，後面哨兵，忽報有槍聲，即令嚴密警戒，幸已無他動靜，十二時後前面哨兵，又發現有二三電筒，向我處射照，仍令沉着，不准發槍，二時餘一排騎兵趕到，心始安然，四時牌罷，我便依牆坐睡，旋覺脊背陰寒，趕急起來。在百無聊賴中，寫下了一封大戰後的家書，七時餘紹飛率騎兵二排趕到云：旅長現已在沽源勦匪，令其帶全連騎兵速往，而我等仍須等候車齊再走，當時心裏想，倘再留此度夜，使匪人探知虛實，恐將無法應付矣。

三十一日車到齊，十一時出發，本日原定住南石柱子，（距四十餘里）第二天進獨石口，但到達南石柱子，已先為義勇軍某部搶住，復前進十里，至端木梁下，破房數間，僅可容十餘人，由亨三參謀長駐此，我等又過梁住在紅泥灘，本日共走七十餘里，梁西地勢漸低，

氣候略暖，住戶多爲山西籍，風俗習慣，房屋炕爐，亦顯與梁東不同，我等住在姓魏的一個小康之家，先叩門久無應者，有人越牆進院，始知爲空房一所，後院中還養着吱吱略略的一羣鷄，從兵偷捕了幾隻，煮在鍋裏，被我發現了，怒斥不已，等到晚間，正苦無菜佐飯，他們却分了半隻給我，口嘗鷄味之美，竟亦覺心安理得，於此可知克愆之難。「渴矣不飲盜泉之水」，真非聖賢莫辦，次早候亭三等到，始知他們在端木梁下，同羣狼爭戰了一宵。

進獨石口

在未進獨石口前，忽又聽到一種不明來歷的消息：「獨石口爲晉軍防守，凡從熱河來的軍隊，均不准進口」因在那個時期裏，常有超出常識判斷的事情，所以當時弄得半信半疑，既進了「北橋子」後，才證明確是謠言。

進了「北橋子」，已望見了獨石口的城樓，「獨石口」，因南門外的獨石而得名，城外東北西三面，有三個橋子，「白河」繞城南流，羣山環繞，形勢險要，崗巒高處，均設墩台，看着古代的邊防，後代的子孫們，能無慚愧！策馬進西門，大街成十字形「十字街頭」，

擺肆密佈，毛巾，牙刷，等等日用品，以及同我們久已絕了緣的水菓（僅梨一類的東西），都見到了，當時覺得像流浪人乍歸故鄉，看街上往來人的衣服，也近於內地的模樣，因又默誦着「山川莫道非吾土，一見衣冠似故鄉」，經過郵局門口，更增了無限安慰，本處被指定住在南門裏義和店，當時興奮的不知道要先作什麼好，發了家信，又忙着買布做褲褂，飯後吃了個梨，比想像中天堂的菓子還香，又驟然理了髮後，覺得頭小了，臉也薄了，借個鏡子照照，幾乎不認識自己的面目，晚間還讀了讀近期的報章，但正確的新聞，還是不在新聞上，夜晚脫衣而眠，抖了抖衣服，褲腳的揸邊裏，還藏着已成了「另一地區的土壤」，追思良久，不禁黯然，四月二日旅長由沽源縣來，即定明早進駐半壁店，在那裏駐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回憶起這段經過。本軍在這荒山絕域中，竟留下了富有歷史意義的足印。

義堡壩

高十餘里，

盤路曲折成「之」字形



→ 熱西啦叭溝

著名的土開老風、虎狼家鄉。



→ 作者與張耀辰先生在周家
河蘇地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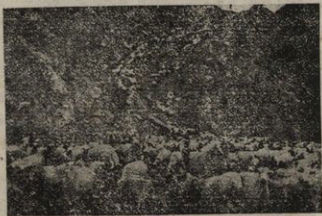
察省農村婦女之夏裝←



大青山的羊羣

耀辰攝于大青山

→



三 前線無戰事

半壁店素描

進獨石口至龍門崖，是兩山夾一峪，形成一條通南北的要道，白河出沽源縣，由北而南，進獨石口，沿山脈會龍關水而東南穿長城入河北省。這裏是古代邊防的要衝，高的崗巒上都設着墩台，沿這條路線的重要地點也都有城堡。半壁店便是進了獨石口第一個城堡，城爲明萬歷間建築，佔的面積雖然不大，而高峻堅厚的城壁，儼然就是一個調堡，但如今也只剩了一個破敗的殘骸。堡內外居民，約有二百餘戶，都是窮苦的農民，雖有幾家賣零物的小商販，仍以耕種爲正宗，這一帶的農產物，以穀類爲大宗，豐收的年頭，每畝可得八斗糧，那時的糧價，每斗僅售兩毛，除了納糧完稅及保甲，學校……使費外，一畝地只剩三四毛錢，這便是一年辛苦所得。看看攤派的使費內，雖列有學校一項，但這裏根本就沒有學校，學齡

的兒童，差不多都去當了牛倌，羊倌，豬倌，很少得到念書識字的機會，這就是中原人對邊疆蠻夷常常說的「聖人不到的地方」。這一帶山上，很缺乏樹木，半壁店雖然靠山，却沒有柴燒，除草樵，禾楷而外，唯一的燃料便是牛糞。男人們還拖着髮辮，婦女們纏着小腳，那種保守的風俗習慣多半像山西人，房屋矮小懸巖，院子裏就是六畜的茅房，遇着雨雪，那簡直無法下足。這樣地方，若不是在軍事時期裏，恐怕沒有人會提起了它。然而我們就在這十九世紀的環境裏住了五十六天，並頗促成這個小地方的暫時繁榮，所謂繁榮，不過是多了幾家賣零物的小販罷了。

穴居的農民生活

半壁店東是一帶土崗，距開半壁店五里七里不等的地方，有王家窩子，楊家窩子，常家窩子等小小的村莊。那裏的農民，多半是回教徒，他們的住所，就是利用崗阜的陡坡，挖成的窩洞，那種艱苦生活，恐非南國的朋友所能想像到的，不過那裏邊，也有幾家像是格外愛好的，在窩洞裏還挖上個套間，並用白灰粉刷一下牆壁，門窗炕爐，應有盡有。來到現在鐵

鳥繁殖，下蛋無時，正是「見機而作，入土為安」的年月裏，却成了高等人的防空洞。這也是不可思議的，我們頭一次去的是常家窰子，當我們走近他們住所時，鷄飛狗咬人躲避，我們趕快用溫柔和平的言語，先說明是僑子上的駐軍，來此閒逛的，遂由一位老年人出頭領進了一個有門有窗的窰洞，忙着喊燒水，一會全村的小孩，都被我們吸引了來，偎擠在門外，狡猾一點的躲在後面，把無知的兒童擺在前面，探進頭來，注視着我們服裝上的徽章，警章一類的東西，向他們問一句話時，都嚇的跑了，但不一會又都擠在那裏。漸漸熟了，也就敢走到我們的跟前，我們坐了一會喝過「大碗茶」後，又到楊家窰子，問這裏的住戶都是姓王，不知道名子當初是怎樣起的，問他們也不知道，男女老幼很普遍的患着眼疾，詢其所以，都說是「上火」，我們告訴他這是一種傳染病症，怎麼會全村人都一齊「上火」的，又詳細告訴了他們傳染的利害和預防的方法，但他們毫不注意，總以為說的是另一個地方的事情，問本省的主席，本縣的縣長，都笑着搖頭，我們從那裏來，同誰打的仗，全然不知，在一家牆壁上，居然貼着大清民國多少年的紅紙條。這不是他們忘了國家，是國家丟棄了他們，地方官除了向他們要糧要稅而外，對他們生活的疾苦，早已置之度外，國人誇大其詞，開口就

是四萬萬五千萬，不知同這裏的同胞們曾經「看齊」否？又同他們談了些都市繁華，並不感到絲毫興趣。我對窗外一個青年說：「當兵去吧，到各處開開眼見見世面」，他擺手不幹，羅麻說：「老百姓比軍人好得多！」一位年長的說：「對啦！我們成年價都是說光了睡覺，又有小米吃着，我的大孩子就被亂雜隊拉了去，有二十多天了，還沒有信！」說着長歎了一聲，同時我們對這羣「民國的主人翁」也不禁連歎了幾口氣。這一帶比半壁店高約數百公尺，氣候略寒，食水更感困難。

回到童年

本軍自進獨石口後，軍部移住赤城，自獨石口至貓兒峪，是本族的防區，沽源住的湯軍，多倫爲義勇軍某部，當時就南北形勢論，我們算是第二道防線——雖然他們是極端不可靠的。在到達之始，雖也忙着挖戰溝埋地雷等等軍事設施，但過了那一時，便從容多了，尤其是同我的幾位朋友，除了本分內的一點事情外，幾乎可稱爲有閒階級，我在往常時，遇到這種機會，總是在一種苦境裏，跑着攝影，從丟了兩個鏡頭之後，這念頭也打消了，更缺少了

一門功課，這裏又沒有都會中那樣金錢和女人的遊戲，同人中自尊一點的，自然還是坐在階級的監牢裏，只有我們幾個這樣有傻氣的人隨了時令的誘惑，便恢復了童年的生活，好在永遠就是高山，常是爬到上面狂歌亂喊一陣，或是檢些不大不小的石頭，順着山坡滾下去，看它一路跳躍着像一隻逃脫的野兔，再還有擲遠拋高的比賽等等，有時也跑到白河邊上，胡蹦亂跳，不定那位一不小心，落在水中，便惹得大家打雷一般的狂笑一陣，再不就去找檢選平薄的石子，在水面上「打飄」，巧妙的可跳上一連串由大而小的圓圈，有的一下就沉在水裏便賭氣重作，這雖然沒有說明是比賽，但也存着較勝負的意味。半壁店西山之前，有一個突出的懸崖，像是這座山的一個露台，上面有一座小廟，懸崖半空中正開着幾株可望而不可及的紫荊花，那也是我們常去的地方，只是那道窄而且陡的險徑，上下的時候非常艱難，却因了這點反成了我們稱強較勝的遊戲。有一天晚上我們冒險爬在上面飲酒賞月，就在這條小徑上，有兩三位朋友半道裏垮了台，坐着溜下去了。

半壁店地方，雨少風多，狂風怒號起來，一連就是幾天，天昏地暗，四圍的高山，只在天空中畫着一道蜿蜒的曲線，遇到這種天氣，我們便改爲室內活動了。可是這個連小人書也

買不到的地方，更談不到其他的精神娛樂了！手邊只有朋友帶來三月的全份報紙，再就是從遠處借來了一部紅樓夢，供不應求，都是先排定了次序閱讀。那時我們對精神食糧已經施行了類似當今統制配給的方法了。此外就是用黑白大豆作成的圍棋子，由耀廉担任教授，在小坑桌上，一弄就是半天，這個時期裏真的就造了幾位高材生，但我因為弄久了頭痛，始終沒有入門。在將要離開半壁店的幾天裏，我們還又舉行了一次遠足，那是五月十一日，吃過早飯，跳過白河，跨過西山，北行二三里，又沿山溝折往西行，忽見重巒疊嶂之下，紅桃綠柳之叢，點綴着幾椽茅屋，地名叫做牌樓溝，有一座石碑坊字跡已模糊莫辨，詢知為古之墓地，當時我們興奮的像發現了新大陸，更登上一座小山，穿過樹林，沿曲徑過了兩個獨木橋，又有茅屋數間，詢為常姓，我們正喘的力竭汗喘，承他們給燒了山茶，就憩於屋旁的小崗上，俯視山坡間桃李盛開，像一片彩雲，花枝掩映着三間茅屋，迎面窺開，閃出一個少婦的上半身，遠遠的望去，恰好構成一幅「春色滿園關不住」的仕女畫，恍然如入仙境，只是我們都因為披了一身嚇人的「虎皮」，始終沒敢去擊碎這個美好的印象。歸途中耀廉說：「若有陶淵明的那枝筆，不是一篇很好的桃花源記嗎」。

家國之愁

獨石口的天氣，的確令人無法捉摸，比如快到農曆的「清和月」了，忽地刮上幾天狂風，又可回到冬天的模樣，水還是結冰，人還是皮衣，四月十五日就是這樣一個冷天，午前我們都擠在參處火坑上談着千百遍永不重樣的赤峯之戰，並推測到本軍的出路，傳令兵忽送來了一大疊信件，這是戰後第一次通郵，都像考後看榜一樣搶着尋覓自己的名字，我先拿到了我的萬金家書，立即走出了屋，一面走着一面拆閱，手在發抖，心在跳躍，急着大略的看了一遍，已本能的回到了本處，正落在家務瑣屑，兒女教育……的沉思裏，又傳了電話來，說有位范先生已過了雲州，往這裏來了，我立刻就想到是范希天，他從郭家屯把我們的消息帶給了國人，現在他必會再把國人的情緒帶給我們，家國之愁，同時湧上了心頭。

希天於午後四時到達，已脫掉了那件「蒙古蟒袍」，又扮成話劇中的新人物，更加了一具攝影機，同他來的還有一位楊雨民先生，也是北大哲學系的學生，熱河赤峯人，他感到了比別人更深切的悲痛，同希天一齊放下書本，跑到綏遠，張家口，等處作些不必要而必要的

事，快晤之下，先談了些他們考察各據點的經過，同當前的內外情勢，同時更給了我們一些長吁短嘆的資料。

第二天早就陪他們去參觀附近各工事，由軍士連所作地區又過河至衛隊連陣地，並隨地召集講話，所談的要義都是五年以後還使用着的「調子」，看完了砲兵陣地，就便跨過土崗到王家窰子，楊家窰子等處作了個巡禮，他本想從這羣「鄉愚」口中，多知道一點農村社會的情形，但幾乎像言語不通，所答亦非所問，只於無可奈何中，拍了幾張照，笑着離開了他們。范楊兩君準備次早過返北平，但一夜狂飆，滿天大雪，終又「人不留人天留人」了。他們一來就住在參謀處，因而也都湊集在那裏，希天談起了他，學生，記者，軍人，乞丐的經過，又談到他在北大的生活片斷時，說每天早上先在自己經營的麵包油條小店裏當完了經理，再騎上腳踏車趕去上班，惹的滿堂大笑。但我們從沒談到他是何黨何派，只從他幾位知己朋友而推察也知道的方面判斷，那時他們是在會銜領導下的國家主義派——假使他真有黨籍的話。他們那時到各處去是用了一個「學生慰問團」名義，沿途考察所得，寫了不少通訊給大公報，但我知道却都沒有發表，轉了個年頭，希天才正式担任了該報的記者。

四月廿一日，雪霽天暖，這兩位不平凡的青年也坐上了一輛半壁店特有的種地牛車，徐離去，我們送到村南數里之遙，距離漸遠，看他們恰像春雪之後，忙着播種的兩個勤苦的農人，同時也聽到了從遠處送來布穀鳥的聲音，隨着心理又可聽成那時候的一句最時髦的口號。

多倫失守的傳聞

旅長令兄弟從北平來了，帶的秦芽，對蝦，黃花魚，因而在司令部裏開了盛宴，尤其是此時此地，格外覺得鮮美，彷彿在沿海都市中從沒有嘗到這種美味。飯後作新（旅長四弟）還給我們唱了一段南天門，這也是戰後第一次的耳福，心滿意足的出了旅部（住堡外大道旁），由北而南緩緩地來了一輛牛車，上面坐着幾個年齡懸殊的婦女，另有幾捆污舊的行李，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漢，擎着半截柳棍，「咧，咧！」趕着車走到我們面前。「從那裏來？」我順便搭訕了一句，「咄嘛廟」他疲勞無力的回答。「咄嘛廟有多少外國兵？」「哼！外國兵，「中國兵」也沒有幾個！」這却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更詳細地問他：「那麼咄嘛廟怎樣

失守的？」「咳！」他歛了口氣，接下去說：「不是軍隊要糧要草，同當地保衛團鬧的不好嗎，當時收了槍去，保衛團就散了烟，有家的不用說了，還有外來戶呢，就投到那邊去了，不知什麼時候，又偷着回來了，那天夜裏，忽然在街上打起槍來，聽着各處都喊：『外邊來了大隊！』就算沒有打吧，這夥老爺們就退出了城，其實才三四百中國人，二百幾十棵槍，這已十來天了，今天說大隊來，明天說大隊來，眼前也不到一千人，可是他們這一回來，可厲害喇……簡直受不了……在城裏的是出不來了，我住在城外，才能逃到這裏，哼！真是！」說完又「喇！喇！」趕着車走了。這同我們幾天聽到只有少數便衣隊內外呼應，就佔了多倫，號稱民族英雄的××司令朱發一彈，却棄地逃跑的消息，也有些彷彿。但過了兩天見到了四月五日大公報的第一版上，馮占海電：「多倫戰役，俘獲槍馬若干……反攻得力……」。

開拔前一齣壓軸戲

五月十九日呢，我們幾個人正在弄着骨牌，主官來約同廷山，先不欲往，繼思或有所為

，即約同亭三，耀燦，濂珊諸友，還帶了幾個武術衛士，正是「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雙關的詩意。但跑了足有十里的路程，結果是柳移花失，蘊藏着的幾分春意，都消失在一個荒村中成堆的牛糞和撲鼻的羊膻中了。一時餘轉回來時，身心交疲，還沒得空休息，主官忽率招赴雲州會議，我們的情緒也都跟着緊張起來，夜深二時餘，來了電話，亭三接的，我站在一旁，「啊！那裏……北石柱子，是全旅嗎？我聽明白了。」於是我便開始了出發的準備。

次早主官趕回來，拿出了命令：「丁旅率各國廿三日進駐北石柱子，向義舉場推進，于副軍長率夏衛兩團向××推進。……」羅喉陳紙振筆，不大的工夫就裝滿了十幾個封套，分發到每個單位，各處處長也都按着自己的責任範圍確切迅速的工作着，接濟，給養，彈藥，槍馬，圍成一團，二十一日拂曉出發，我被派在後方留守，暫且不在話下。二十三日已聽到獨石口外的砲聲，恰巧那時天空中也出現了鐵鳥，跟着貓兒峪地區傳來了被空襲的警報，沒想到「前線無戰事」真的又發生了戰爭。但算不得一餉長軸，幾天間就解決了，若以「董狐之筆」嚴格寫來，就是「剿匪」罷了，因為真也給那地方的老百姓們除了一害。二十八日奉

令復員後第二天，全族就奉令開拔往平綏路土木堡車站集結，離開了半壁店。這又記起了一個硬性的小故事，那是五月四日的深夜裏，二團十二連的一位排長名叫吳定臣，正在酣睡中，排兵猝變，將其捆縛強牽而去，初則同他們姑表同情，行數里又婉言求釋綁，更借口抵抗追兵，索還槍彈，乘彼等不防，連將為首的數人擊斃，他雖受了點輕傷，卒將排兵說服，全部領還，我因為喜愛這種智深勇沈的軍人，所以不惜在這裏畫蛇添足。

四 轉徙察南

過龍門崖

人總是感情動物，在半壁店那樣僻荒的地方，時間還不到兩個月，臨離開時也還有些留戀。五月二十九日早六點，由駐在地胃小雨出發，行六七里風催雲急，忽又下了一大陣，馳馬至「三山」避雨，從到半壁店後，沒再練習乘馬，自然是「骨肉復生」，馬也閒散的毛病百出，行在中途，說不定它發現了什麼可怕的東西，就驀地向道旁一馳，一不小心，就來個四不著地，我緊緊地提著馬嚼子，不敢片刻疎忽，因而弄的腿痛腰酸，處處說明了一個人，要經常的在鍛練中。行三十五里至龍門崖，山勢奇峻，懸崖對峙，可稱為天然的門戶，在東面者高可數百丈，尤為險絕，在數十丈高的地方鑄有「朔方保障」四字，字高丈餘，氣勢雄偉，彷彿是四員把守關口的大將。這一面絕壁，又名為「捨身崖」，並且還流傳着一個悲烈

的小故事。據說在明朝的時候，有一個田烈女，因其父死疆場，恨不能從軍復仇，因墜崖身殞。那片光滑的大石面上，鑄着很多人的題字。不問那故事的真實性如何，但我輩武裝階級，深深地受過教訓以後，從此經過，自也不能徒然的欣賞一下風景就算了事。由獨石口伴隨着我們南來的白河，進入龍門崖後，就漸漸的帶着離聲轉往東南，我們也就「厭故喜新」的，別了白河，而又結識了「赤城」。

從雲州堡至赤城又卅五里。下馬即遇紹飛，希天，一見面就告訴了我們，平綏線不通北平的消息，國人的視線，又移到以察哈爾為中心的那個「局勢」上，那時張家口方面，也正彩排着一齣「謎」一般的短劇，本軍因在事實上踏上了這個舞台，自身的命運已早為客觀環境所決定，不能不搖旗吶喊跑跑龍套，暫時混碗飯吃，因而轉徙察南，隨着出將入相的鑼鼓，奔馳不已，若以近事相喻，那就是「遊擊式」了。

急行軍

五月卅日早五時，從赤城出發，希天也隨我們乘馬同行，過法門嶺在小倉打尖，小雨中

至杏子鋪宿營，晚奉令：「明早四時出發，均進至土木堡……」次早遵令出發，風雨交作，高的山峯又重戴上冬季的白帽，行十五里至東山廟，趁雨止飲馬。這一帶地勢很高，全村中只有一眼井，深三十六丈，四個人交互汲水，仍是供不應求，探首下望，深深地幽暗中水波微動像一片小小的墨色眼鏡，聽說這裏的居民，一滴水也不敢浪費，一瓦盆臉水可以洗全家的臉，客來了寧候一飯不候一茶，若在當時說來，也許很多人感覺不到這種缺水的痛苦，可是來到現在大家都嘗到這種滋味了！因為我一個戰爭時的都市裏，親眼見到平日用自來水作瀑布的紳士們，到時候也不得不把泥溝裏的濁水當作飲料了。又二十里至「頭砲」稍息，忽又奉令：「土木堡食水甚缺，限正午進至涿鹿。」那已是九點多了，還有一百餘里，心裏想那怎能來得及呢？至長安嶺，又得一令：「速往涿鹿，改急行軍全部都必趕過鐵道線！」凡是軍人都曉得「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號令響起，真個是「人有精神馬又歡」，一個個都像救火般的緊張起來，我們騎馬的先是行在步隊的前面，不久聽到「刷！刷！」的聲音由遠而近，漸漸又夾雜上水壺水碗互擊的叮噠之聲，一隊緊接一隊的趕上前來，個個挺着胸脯，跑着快步，轉眼又把我們拋在後面，還聽到一位青年兵士，向我們微笑着說：「奶奶！這

不比馬隊快！」真的我們必須配合着車輛的速度，也只有甘自落伍罷了。

由「杏林鋪」至「頭營」，希天在匆匆中還是不辭勞苦地向道旁小村中的農民們問長問短，回頭就寫在記事本上，看他那時已經具備了旅行記者的條件，所以進了大公報後，便一鳴驚人。

過了「杏林鋪」，已漸漸離開了荒山絕域，進入了綠化的世界，我們在奔波勞碌中，見到廣大的水田，叢叢的綠樹，得到了不少快慰。尤其是聽到火車又通北平的消息，格外助長我們的精神。午後趕到新保安車站時，正有一列南行的客車，車中人已是嶄新的草帽白色的夏裝，而我們身上還是那套耐了三季（冬春夏）的破舊軍服，當時羨慕他們像從天國裏來的神人，一響開汽笛一鳴，又把他們拖到更繁華的地方去了，我的視線，順着兩道鐵軌，一直看到自己的家門。

鐵道以西，更有一番新景象了。水田萬頃，一望無際，農村富庶的不亞江浙，至金家塘房，已暮色蒼茫，距涿鹿城還有卅餘里，即於此宿營，詢本軍部隊，已早飛奔過此。

涿鹿縣剪影

從新保安至涿鹿一帶農田，正當着洋河流域，農村中在忙着引河水灌溉田園，有的地方把河水撤乾潤了變成道路，而道路却成了河流，這雖便利了農事，却妨礙了行軍，尤其是載重的大車，一陷入泥淖中，成半天價掙扎，直接負車輛責任的人，一個個都變成了泥猴，我們騎馬到涿鹿城時，已是正午了。

一進了涿鹿城，便覺得人烟稠密，街市繁華，兩隻眼睛請左顧右盼的應接不暇，當時激起的那點興奮，簡直無法形容，平常永理會不到的一間小門面，也覺得輝煌奪目，自己會這樣想到，人的眼界隨了環境轉變得極快，離開都市還不到半年，便眼俗得像個多少年不到集鎮的鄉下人。

涿鹿縣境，由於肥沃的田地同洋河，桑乾河的水利，農村極爲富庶更轉而促成了這個城市的繁榮，有飯館，有澡塘，有這半年來見也見不到，買也買不來的食物同用品，宴賓樓爲當地第一流飯莊，榮肴，設備都帶着平津的作風，在樓上憑欄遠眺，還可以看到古典寧靜的

城樓和古塔。澡塘的內容去平津太遠，但也濺去了我們半載的征塵，並且使我們成了一個劃時代的「新人」。

一天參處同人與導師賽球於孔廟的運動場，我們就便逛了民衆教育館，也算得是精神方面的一次宴會，出孔廟沿「青雲梯」爬上城牆，南望市廓橋比如鱗，幾疑爲身處都市中。桑乾河繞城南東去，水流湍急，常常聽到涉河遇險的新聞，還有的地方因急流相掄，激成漩渦，嘩嘩的作響，當地人名爲「水笑」，那是更不可問津的了。沿河牀綠柳成行，風景極佳，北岸有水磨多處，惜無正當出產，均爲敬神拜佛的香料，立在桑乾河岸的土丘上，極目東南的羣山，便又想起了在那裏還寫着黃帝戰勝蚩尤的一部光榮歷史。

豪雨中進軍

本軍「出山」以來，雖然免了這樣一個大圈子，然而來到現在，還是像漂泊大漠沒有歸宿的孤軍，就是本身的生活，仍是多半靠自己努力，所以到達察南以來，受了環境的限制，生活的逼迫，不得不粉墨登場幫人家湊湊場面。六月四日早送走了希天，旋即奉命：「有土

匪七八千人，由張家口而南……擊其側背——率各部於四日經輝耀堡，桃花堡至西河營停止，日夜趕進……」本部同人都富有緊急動作的訓練，不待指揮已細、綁、裝、裹、齊備，午後四時由駐在地出發，這是一百四十里的路程，都緊張的前進着，走了不到十里，狂風忽起，捲着沙土撲來，立即掩蓋了一切，道旁的小柳樹都嚇的不敢抬頭，昏天黑地裏吧噠吧噠雜着稀疎而嚇人的大雨點，步隊又變爲馬隊了，十五里過「紅寺」，風勢漸息，又轉入河道，在亂石中行十五里到輝耀堡，已是傍晚時候，月光披厚厚的陰雲遮着，僅可辨出道路，我在這一陣緊張之後，漸歸甯靜，騎在馬上又打起睡來，我很怕馬失前蹄，與地上的頑石打了對頭，趕緊摘下帽子，高聲喊叫，剛剛醒走了睡魔，又漸漸灑灑落下雨來，衣帽盡濕，因與副旅長李東生商量暫避于荒村中小戶之家，說了淋濕的衣服，更得寸進尺的計劃着休息半夜，明早趕行，仍可與步隊同時到達，終於被犧牲者重着輕視了命令。吃了點東西，便死心塌地的住在那裏了。

一覺醒來，雨聲更急，轉身又朦朧睡去，遂移到故鄉去了，也是滿街的泥水，我赤着腳立在巷口在等候着大隊，雨越下越大，連秀姿堅決的勸我不要去了，家中還要宴客，然而我

總是忐忑不安的不敢久停，轉眼見一位軍醫官冒雨走來，詢其主官何在，除到何處？他便咕咕嚕嚕的對我說起來了，口如懸河，語音流利，惟苦不能解其意，焦灼中，驀然醒覺，彷彿他還在嘵嘵不休的說着，徐徐辨明了是篠癩頓注的聲音，因而想起了那天（陰歷五月十二）正是一個家庭紀念日，在奔馳忙亂中萬萬想不到的，竟忽從下意識裏再現出來，我當時奇怪的不知道在這寬宇長宙中，有沒有比電子更靈妙的一種東西，在發生着作用？

次早起來，才知道這個小院落，是在一座高山之下，雨越發大了，院子裏成了池沼，聽到第三團的一部也被雨阻住在這個荒村中，刻不容緩的急行軍，竟被大雨發出了「立定，稍息。」的口令，因而在軍事上預定的計劃也少改了原樣，直到傍晚在雀噪聲裏，才又聽着前進的號音。

進出桃花堡

在陰暗中奔走了一夜，天亮日出，氣候變寒，跟昨天像差了半年的節氣，真是「五月猶如十月寒」了！走出河道，轉出山角，遠遠望見迎面的高山（小五台山）還是白皚皚的積雪

，原野的楊柳，却染着嫩綠，相映相襯的十分別緻，轉了個年頭我會經製了一幅油繪「塞北之夏」便是寫的這個實景。行二十餘里，在一段泥濘中趕上了本處的給養車，爭向我說一路
上雨濺翻車的種種艱苦，再進十餘里始至桃花堡，聞對方已進至西河營，不是旅長率直屬各
連滿夜冒雨趕進，桃花堡也不保了。雙方相距只六七里，劍拔弩張，幾成了槍口衝內的導火
線，所幸本軍已深深覺悟到這一點，擺了過「神經戰」的陣勢而後，便相機採取了政治途徑
，在彼此瞭解之後，他們才「大兵倒退四十里」。

桃花堡在小五台山之陰，爲「路通山陝」的「蔚東巨鎮」，街巷甚多，雙重圩牆，但已
年久頹圯不堪，這裏的居民，亦頗富足，差不多家家是金漆桌椅，描花箱櫃，我們住的那家
是燒鳩的財東，更是整潔可愛，炕上鋪着厚厚的白色毛毯，彩繪炕圍，油漆的炕沿，靠前面
的中央擺一張金漆小茶桌，從泥塗奔坡中，乍進入這樣明窗淨几的屋裏，頓覺得身心愉快，
雖已時當夏令，炕前還擺了一隻精巧的香煤火爐，以備早晚氣溫突變的不時之需，假使對一
位南方朋友說那地方的夏天，早晚披裘，午即揮扇的話，他一定笑你言之過甚。

在桃花堡公安局裏有兩棵大樹，一棵屬涿鹿縣境，一棵屬蔚縣縣境，正好代表了兩縣交界

的標石，在那裏一提到這兩株大樹，必有人告訴你那兩棵樹的神蹟。可是在這裏不是撲災醫病的「樹神」而是兩個自詭過失的怪物，聽說不准有人說他的壞話，一個不慎，就必歸嘴。每位局長在卸任的時候，必砍掉它一條粗枝，問他們也說不出什麼緣由，在我想來，或許是限制過嚴，所招受的報覆了吧。我們因了拜訪局長，就便訪問了兩位樹神，我更對他們神乎其神的附會着說：「你們還不知道這樹神的真厲害呢，誰要無故向人民要一文錢，必得鬼死！」幾位警士都朝着我笑了。

到了桃花堡後，就聽得說蔚縣城修得真好，一律是水磨磚的，物阜財豐。又不是涿鹿縣，桃花堡所可比擬，大家正憧憬着那座有名的「鐵城」，再進一步或有到達的可能時，忽又奉令退往涿鹿縣，片言隻字，千軍萬馬，又浩浩蕩蕩的開了倒車，出發時，灰暗的天空中，閃着電光，像一個頑皮的孩子在後面偷偷地胡畫，跟着雨也來了，又聽到了很多人呼喊著「出發准下雨」的口號。

揮淚別密友

進出桃花堡，這一場「大演習」告一段落，剛剛回到了涿鹿，又聽得叫我們再回到赤城的消息，整個察南幾乎成了本軍的大操場，尤其是這種無目的無邊際的胡亂亂顯，使人精神上的疲憊，反而勝過了肉體的勞苦，我也有幾次像是軟弱了，終又因種種牽連，自己駁斥了自己，然而紹飛是一位神經質的人，他經常是被情感支配着一切，固然也還有其他的一點芥蒂，他終於毅然決然的辭去了現職，要自己另去開闢一條道路，在他這種不依賴朋友端現成飯碗的創業精神上，我是十分同情他，但在友情中却自私的不願這位可共心腹的密友同我們離開。

十三日奉令由涿鹿開拔往鐵道以東的「下八里溝」，經過新保安車站同紹飛一路談着數年來同生死共進退的往事，到了車站，又陪他到積成公司候車，一會綽延也趕來送他，當我們分手的一刹那，都念及今後將成爲東南西北之人，又在這河山破碎的今日，都不覺落下淚來。

在車站看着卸完了車，另要出車皮派人往運下花園的物品後，乘馬東去，在將到下八里溝的一條偏僻小道上，遠遠望見鐵路方面，有一種白烟由西而東，在一片鉛色的天空中奮進

，我知道我的好友又被它帶向另一個陌生路上了。

次日由下八里溝，移住杏林舖，住了一天，因食水甚缺，十六日移住到王家樓，同祥廷說起了紹飛，他感慨的說：「交情是踏着時間同事實一步步走來的，至少也必從來路而同，不能因為捕風捉影的幾句閒話，就影響到交情。」最後他更堅決的表示：「不好我們同走，好了一定再請他回來。」我聽了感動的立刻就寫了一封信託師孟轉給紹飛，裏邊有這幾句話「大家只要回頭查一查過去的歷史，還不是遠者自遠，近者自近！」

歸鄉夢

從報紙上發表了本軍屯墾青海新疆邊區的消息以後，跟着就接了一封妻叫世靜女兒寫來的快信：「……我們在地圖上，找到了青海新疆的邊區，那是多麼遠的地方啊！母親說您跑到天邊去開墾，把家裏的幾畝田地，都任其荒廢了，那是什麼算盤？並且家裏也還有多少事等您回來辦呢……」一時頹廢的抬不起頭來，又為臭蟲蚊子虐待了一宵，疲倦的躺在炕上，從遠處想到近處，又從近處想到遠處，終是不能動搖回家的念頭，就在自己心裏計劃着回家

善後，又去給父母上墳，跪在墳前的時候，不知從那裏來的一股冤曲，噉的一聲痛哭起來，也就在這哭聲中把自己驚醒了！夢中情形，歷歷在目，明明是回到現實，却又像身在夢中，莊生變為蝴蝶，抑蝴蝶變為莊生，竟不能自辨！



野兔
→



雉鷄芟芟草
←

章嘉廟之啦嘛塔
→



野鷄子芟芟草
有後套一三費一
之稱

↓ 「者榮之中人蒙」



↑ 騎驢的蒙人夫人

「樂行」一幅中荒蒙



五 綏西整軍

在周家河

屯擊青海的命令，雖然發表了，但是到青海不能比到上海那樣容易。經過草原沙漠地帶，普通少數人旅行，還必須有裹食糧，帶天幕的準備，若是數萬軍隊行動起來，自然更要有周密的計劃。並且山西晉城，還有一部份留守部隊，也需要集結起來，因而本軍暫定往包頭一帶，整編補充，那時察局還未打烊，須徒步繞過張家口在柴溝堡上車。於是各部隊按着排列的順序，各由駐在地出發了。本旅旅部於七月十八日由新保安乘火車至宣化府下車，眼望那座嶺巖的古城，心裏還想着當年李克用建都的沙陀國，而這時蕭太后梳妝樓等等的故事。但在行軍期間，行住無定，不敢遠離，也只好心焉向往而已。

晚暫住鐵道西「南菜園子」，晚風帶來了塞上高原的涼爽。又值數日來奔波勞頓，上炕即瞌睡去，不知經過了幾小時，忽傳連夜過洋河，明早趕往「江家屯」立即收拾過河（河

寬約里許）又住「東沙窩」。疲憊不堪，下車又眠，一切都像夢中，次早趕到江家屯，當日駐「左衛」，二十日始達「周家河」。

原定本族在平綏路柴溝堡登車，臨時又改爲「郭磊莊」，郭磊莊車站，在周家河東約七里，當時車輛極缺，旅部須候第五次列車，開往「磴口」，所以在那裏等了整整地七天。

單就我們軍隊來說，正當盛暑之下，從奔波勞碌中，來到這樣一個林木蔥蔥的僻靜村莊裏，自然是一派清新愉快的感覺，但在生活平靜的像山林隱士那樣的鄉民看來，忽地大兵壓境，又在謠言熾烈的當兒，說不定那時就要發生天塌地陷的大事，自不免驚慌萬狀，翻經我們以誠擊平等的態度，向他們詳細說明了原委，才漸漸相安了。

我們的老房東，雖然把自己的堂屋讓給了我們，他也還是常常呆在那屋裏，有時噴着烟，同我們交換着都市同農村的種種情形。他看我們又都是拿筆桿摸算盤的「先生」們，就越發接近了。逃避了的婦女們也都招呼回來，他也常常吃我們的洋麵烙餅，我們也能嘗到了他家的小菜。說話之間，更漸漸實在了，一天我問他這個地方住過軍隊沒有？他說沒有住過，一聽着莊旁大道上過兵，先趕去送水送湯，就是怕他們進莊裏來麻煩。

後來我順着他說的意思，又經過一番自我的檢查後，還躊躇了下面的幾句話：「餓食盡，怕他進莊」，「送族送區，怕你翻臉」，「恭頌德政，怕你發橫」，「歡送歡迎，不作不行」，「留宿候飯，怕說再見」，雖是諧談，確是人民對軍隊的真情實話，若號稱「民衆武力」的軍隊，不先自覺悟，把自身的弱點克服，那是永遠不會同民衆打成一片的。

周家河四圍的風景也很好，我那時又經補充了一部新式攝影機——早已成了舊式——因而支使的坐不住了。樹林中，蕨地裏，菜園子，都是我常去的地方，有一次在瓜地裏，見這裹婦女的夏裝，很有些特殊風度，特給幾個婦孺拍照，他們不懂，問是什麼？我怕說明就不讓照了，順口答是「千里眼」，又問我是那裏來的——我只穿了一套白褲褂——我說是車站上來的，在說話中間，我已拍照完事。此地婦女們在夏天裏，無論老少，在家出外，上身只穿一件沒有領子的對衿坎肩，這坎肩兒既短且肥，不但露臂，並且放胸，從側面又可窺見乳峯全部，假使不纏着小腳，這種大胆的解放，真可與最摩登的女郎相抗衡，我因此對於文野，竟弄不清界限。最後我這問她這裏住的軍隊好壞，她說：「都說膀子兵厲害，也不算壞」。

周家河有誠樸可愛的民衆，有清潔整齊的房屋，有……它留給我們的印象，總是很可愛的。

平綏路上

二十六日早得知午後車到，天是陰淒淒的，我先乘馬到站，在站長屋裏閱二十二日益世報，有「入察軍暫停前進，候廬山會議……」知察局已成尾聲，午後四時，列車由東馳來，人馬車輛齊集上車，在幾小時的紛亂中，才逐漸把看來像十倍於火車容量的雜品，裝進了火車，月台上只留下一片亂草馬糞。七時車發，馳過周家河時，村民立房上，遙遙相望，並招手致意。

至柴溝堡停三小時，方展舖欲睡，聽着下起雨來，我們乘的這一系列車，是集「京奉」「津浦」「道清」「京漢」混成的雜牌列車，考其年齡，都與它們本路的歲數差不多。人坐的車上，雖多了一個蓬頂。而漏洞似鼠，晴夜裏可望見天上的星斗，但一下起雨來，就無法逃避了。先以雨勢尚小，點點滴滴的還想盡了方法抵抗，一會變成了無數漏斗，水雷直注，衣

被均濕，到了無可奈何的地步，也只好蹲在角落裏縮成一團，任其驅橫暴虐而已。

天亮至大同，雨下的越大，急派人下車購蓆，分發各車，我們的車上，外面被了雙層蓆，裏面還有一層軍毯，也還是不能「制止」，全副精神都拿出來應付了「雨難」。把一座在悠久歷史中，閱盡盛衰的大同古城也不暇懷念了。

過了八溝木，雨已止了。但車中還是點滴不已，至平地泉，天忽變冷，下車相望，盡成了水鷄。因為火車在這裏要停幾個小時，把衣被曝在車外，還跑到橋東橋西逛了逛街市。聽說這裏叫「老鴿嘴」，平地泉還有二十餘里，為蒙疆的高原，所以氣候較寒。飯館小商簡陋不堪，惟見烟館中大開明燈，當時覺得像是一件新鮮事了。

在車上又過了一夜，才開到磴口，下車後步行七八里至「沙爾沁」。

沙爾沁的「三害」

沙爾沁，屬於薩拉齊縣，為包頭薩拉齊中間一個重鎮，南面黃河，北靠大青山的最高峯，居民約千餘戶，農民兼以牧畜為副業，土地肥美，還有華洋義賑會倡掘的一道「民生渠」

，引黃河之水，灌溉農田，但實際考察起來，這道民生渠的流域所生產的，大多是害民的植物——罌粟——五穀之類，反佔農田的少數面積，由此便可推想到「家家戶戶點烟燈」的情形了。在那裏所遇到的男女，雖在壯年，也多半是面黃肌瘦的黑籍中人，八口之家，就可以織出三對以上的煙槍，若試編「黑色××隊」的話，這一鎮上，可自備五千枝「大槍」。由於這種嗜好的影響，身心的頹廢，便失去了清潔的觀念。更不甞什麼叫做衛生，糞溺滿街，穢惡遍地，就是婦女們，偶因內急，也不妨在街巷間折腰行事，再加上殺豬宰羊，傾倒的血腥汗水，在夏天便成了蒼蠅世界，當你一步闖進它們的殖民地時，嗡嗡一陣，黃土牆上，立刻就會變黑，最幸運的是它們永不受這方人的敵視，所以在這裏，不會發起什麼捕蠅滅蠅的運動，甚至富有的人家，還特在屋裏懸掛起很多的彩色紙條，作為它們的窠巢。「蠅口」雖然繁殖，却不愁飢荒，個個是大腹便便，假使它擾了你的午睡時，發狠的打死一個，那「拖拉內臟，足可使你作嘔三日」。

房東老四吃完了中飯，睡午覺時，蒼蠅就聚在他的唇齒之間，等他睡夢中本能的猛一閉嘴時，必有幾隻被他嚼着嚥了。

此外沙爾沁婦女的纏小腳，也算一個特點，固然纏小腳的風氣，不是某一個地方的，但這裏特別注意腳小，母親對子女纏腳，比什麼都要緊，必得纏裹的像小說裏說的「三寸金蓮」，才合尺度，穿着紅緞花鞋，走到街上，也像老太太一樣拄着拐杖，在屋裏作活時，多半跪在地上，幾成了一個殘廢無用的人，總起來上面所說的三樣不就是沙爾沁的三害嗎？自然這種情形，在綏西也不僅僅限於沙爾沁。

大青山喇嘛廟

坐在平綏車上西馳過薩拉齊後，就望見北面大青山的一個最高峯，山坳間葱葱鬱鬱的樹木中，點綴着一座西式樓房似的建築物，初以為那或是紳士們的別墅。後來才知道是一座喇嘛廟，又緊靠着沙爾沁，所以在到達後第三天一早，就同幾位同人，犧牲了蚊蟲蠅伏時甜蜜的早覺，去爬山逛廟。

走出北門，就漸漸踏上山麓，清新的空氣和芬馥的草香，助長着我們的勇氣，「努力」「向上」，越近越顯出它的氣魄偉大，先見前面有座小山，像是登大青山必經的台階，上面

有一圓柱形的浮屠，和殘敗的廟宇，遠近景所構成的圖畫意味，成了我和耀廉取景攝影的對象。既一鼓作氣的爬到上面，才看出同大青山是不接連的，山陰峽谷裏水石相擊，所發出的淙淙之聲，像在告訴我們「此路不通」。繞道下了小山，重又「登高必自卑」的爬上了大青山。

到了那座規模宏大的喇嘛廟時，先由一個紫衣喇嘛把我們請到前大殿東旁的客堂裏，並用蒙漢合璧的話語向我們周旋，勉強答出來意，又喝了一碗新泡的青鹽茶後，就請他領我們參觀。

廟名光華寺，為清康熙間建築，類西式樓房，前殿為誦經堂，殿內銅佛數尊，並有各種藏經，皆原文，版本很大，有寬約一尺長約三尺者，那時正有幾個喇嘛，跏坐誦經，手裏數着念珠，聲不甚高，每在末一句的尾聲裏，必拖長如牛鳴，誦讀甚快，看他們的頭禿上幾次，即誦完一面。四圍的壁畫，多宗教故事，只是那種濃重而單純的強烈色調，處處象徵着蒙古人淳厚而強悍的性格。

後殿為三層樓，正中有塗金彌勒佛像，高三丈六尺，頭與樓之最高層齊，初二層窗牖嚴

閉，幽暗不見一物，三樓正中爲彌勒佛頭部，東西兩側室內，陳列古代盔甲，旗幟，槍刀等武器，詢爲僧官所用，雖在佛門，還可令人溯想到成吉思汗鐵騎縱橫的餘威。憑欄南望，黃河蜿蜒東去，俯視土屋栉比，片片如鱗的，那便是我們駐在的沙爾沁。

出後樓，仰視奇峯聳天，都以爲高不可攀，便集喇嘛合攝一影，結束此遊。

記韓麟符

當本軍各部從八月一日編整就序後，總部爲灌輸開拓邊疆增產教國的意義起見，臨時增了訓話委員會的組織，由政治處長韓麟符担任訓話委員長，他是那時黨政中有數的人物，尤擅長文學，常常用「蜂子」的筆名，在大公報寫文章，旋以某種嫌疑。他同宣俠夫都在北平被捕下獄，廿二年經孫殿英將軍保釋，宣出獄後，參加到察局當中担任師長，韓就到本軍來担任政治處長，那時還有許多血氣青年男女跟隨着他，其中像我知道的如江漢生，韓紹周諸君，文學藝術都有極深的修養。

他是八月十日到沙爾沁來的，當天同他逛大青山，喇嘛廟等處，次日在沙爾沁西海岱大

操場，代表軍長訓話，因為天熱，時間又長，士兵們被命令着坐在地下，槍枝直出頭上，望過去很像「兵海」「槍林」。他是有講話天才的，並且也很有層次，歷時雖久，大家都無倦容，我還記得大意是「要養成民衆的武力，爲窮同胞們打天下，建立平民政治……」並「軍人要建立起一種精神來代替物質。」後來本軍西進被阻，所演出的那幕慘劇，也或正因缺乏了他所重視的這一點上。

韓麟符從奔夏前線，隻身逃回，著破污軍服，騎一匹老馬，顛踏河中，備受飢寒，過黃楊木頭時，共話本軍近事，均爲之惋惜不已。回平津後，重慶文人生活，曾以「絕聖」筆名寫成一部「論語」，繼續在國聞週報發表，以白話詩體，把論語的精髓抉擇出來，讀了以後，只感到輕鬆明快，勝過古人今人千言萬語的註解，但這部論語只發表了半部，忽傳在山西榆次被刺身亡，那部名作，竟成了絕聖的絕筆。

開拔的前夕

一天夜里在睡夢中，忽聽窗前一陣嘈雜，還夾着羊的哀鳴，臨窗窺視，在淡淡的月光裏

，廣東老幼聚在門旁神位前，捉住一隻綿羊，用清水洗滌以後，又用刀刺破羊耳，把血灑在紙上，焚於神前，全家挨次膜拜後即散去，噢！我忽然想起是中元節了。那天本師也在東門外開會追悼在熱河陣亡將士，在總部致祭人員的口中，已得到開拔的消息了。轉天師長到總部會議歸來，又召集各處會議後，才確實指出，初步暫到五原臨河的計劃，因為那裏白麵每元可買卅五斤，幾分錢一斤豬肉，到達那裏以後，官兵生活，也許好轉一點。

從包頭到五原，是烏拉山前後的兩條路綫，山前爲汽車路，普通旅行的多取道於此，山後經大奈太繞烏圖拉素海子，把子鐘降的是一道荒僻路綫，本軍爲了在行軍中不能再累及窮苦的百姓，所以就決定了從山後經過，沿途自設尖宿各站，以一團爲單位，順序前進，笨重物點及由晉城方面移來的官兵眷屬，另由河路，直往後套。

車船，駱駝，鍋灶，被服，彈藥，器材……分配補充，又爲這些事忙亂起來。連軍法，書記也忙着結束案件，清理文書，最繁忙的當然是參謀處了，滿屋裏懸着地圖，命令計劃等等堆滿了案頭，師長也常常到那裏去，有一次我同他對着大地圖尋找我們路綫的時候，他悄悄地用胳膊觸了我一下，使我注意他手指着的「中衛」，隨着又向左方平行着劃了一道虛線

，我已猜中了我們真要「踏破賀蘭山缺」到中華民族的發源地了。

本師原定二十八日起開始出發，廿六日早忽又奉令提前一日，當時那種匆迫的情緒，像在陰歷的臘月二十九那天，才發現了是小建年似的，命令接連不斷的發來，預定的行事計劃，漸漸失了系統，轉到手忙腳亂裏了，領，發，喧，嘩，軍需處成了鬧市。飯還未吃，主官又召集緊急會議，呵退了隨從兵弁，才發表了第一步到達平羅，如無阻礙再繼續前進，因為兵站還沒有設到那裏呢。

走在街上，凡是穿灰衣的，都像趕火車那樣大踏步的走着，十足的說明，明早就要出發了。

六 行軍紀程

別矣！沙爾沁

二十七日蔣團先開拔，師部是廿九日出發，雖是大車駱駝的運忙了兩天，但總是沒有病全，有的還去安排家眷，有的忙着身邊瑣事，也有的繼續着情人；終於被八時半出發的命令決斷了一切，隨着笛笳的號音，順序出動了，各處的房東，都誠懇的送到街口，商號門前還擺着長桌，桌上有鏡子蠟燭之類的東西，大概是「秦鏡高懸，燭照萬里」的取意吧！這還是迎送縣太爺的一些細設，可惜對我們是文不對題了。

幾個熟習的莊村都落後了，大青山的最高峯，也帶着別情離意轉過臉去，午後二時餘至「包頭」，整隊進城，直出西門，到西關外幕營地宿營，乍從一切都便利的家裏，驟然移到一個空空洞洞的帳篷中，總是感覺到空虛，嘴上雖說着硬話，心裏却不大舒服。

包頭是綏西第一大商埠，當平綏路的終點，是通內外蒙的要衝，且有黃河的便利，為各

地貨物的集散地，毛織業家庭工廠很多，所產絨毯，羊毛氈等，質料極佳，惟花色不求改良，未免落後，皮貨店裏還有一種「青羊皮」，開產于大青山脈，毛長寸餘，作青灰色，輕暖如狐貉，價值亦不相上下，至于街市的繁榮，人口的衆多，實不亞內地的一個省會，這是我嚮往已久的地方，又因城裏還有兩位幼年的同學，乘機進城跑了一趟，九時回幕營地，見月光中排列着的帳幕，像是停泊了的帆船羣。

孔 嚮 嚮 昭

九月三十日八時由包頭出發，經西關而北，爬上一個陡坡後。俯瞰包頭全市，如一幅攝影地圖。由此北去，地勢漸高，氣候變寒，漸漸露出大荒的本來面目，極眼望去，不見一個村莊，一株樹木，只是衰草淺沙，連接着迷曠的遠山，惟途中常常看到一種黃褐色的野鼠，隨地奔竄，毫無避忌，也不像晝伏夜動，竊米偷油的家鼠那樣鬼祟，行二十里打尖的時候，都圍坐在沙窩裏，用自己帶來的飲食，馬也放到野地裏，任其自求果腹，當時不知受了那種心理的支配，竟曠地像解了脫。

再前進在遠山下添了一抹白色，到達前口時，已辨清了是一所建築物，詢土人知爲喇的廟，距前口猶四五里，宿營後，安排停當，又不顧一天的勞苦，強約着羅摩去逛這座雄偉喇的廟。

我們動身時，太陽已快要成了平行線，這裏的里數，又往往比說的再加上一倍，且因了溪水縱橫，道路難辨，大懷「日暮途窮」之懼，心忙步急，幾成了強行軍，跑了足有十里，才到了廟的所在。

廟名孔嚶嚶昭，因廟旁有河曰孔嚶嚶河而得名；建築式樣，亦類西式樓房，高低錯落，全打破了東方均衡式的佈局，白的圍牆上，點綴着黑色的窗牖，再加上紅色房頂，另有幾柱圓形的喇嘛塔，突出房上，從遠處看來，恰像一艘航海的輪船。

進了昭門，便感到一種莊嚴清幽的氣氛，遇到了兩個紫衣赤足的喇嘛，不通漢語，殿門都深深地關閉着，一肚子委曲表達不出來，又見日將西落，激起了一種莫能名的焦灼；正懷着「登寶山而空回」的悔意，忽從昭門進來一個漢人，問他說是昭中的油漆匠，請其轉達來意，並送給喇嘛兩張照片，才獲得了同情，慨然導由便門進旁殿，再入正殿，規模宏大，據

云可容數百喇嘛誦經，有千手千眼菩薩銅像，雕工極細。進後殿，有世尊如來丈高的銅像，供案上陳列銅質香爐盤碗及精雕木架等，均極有美術價值。因時間所限，又感到光線不足，未暇細加鑑賞，穿後殿，又直登了一座高樓的第三層，此樓為千佛殿，均尺高銅佛，環列龕內，外罩玻璃，裝璜極佳，中有大銅像，云為班禪的老師，惜未能記其名，殿西端有僧官銅像，聞由西藏請來，靈驗非常，並由油匠對我們作見證說，前曾有軍人至此，在樓下便溺，次日瘋癲，求恩救後始癒，我當時在心裏想，假使花和尚魯智深當年在內，不知要受何懲罰？此外還有一尊「太陽佛」坐車上，有七緒拉車，惜我們見聞太少，說不出淵源，但是看了太陽佛，却想起太陽該落山了，未敢久留，倉卒下樓，回到前殿時，他指着環殿後三面欄杆上的銅質圓筒，說上面刻着的是藏文「阿彌陀佛」，每一步的距離就有一個，中有軸，用手一撥，可旋轉十數次，即等於呼十數次佛號，我想蒙古人的文明，盡粹於此了。在通西跨院的甬道旁，有寬闊的大廚房，內有三口可煮全隻駱駝的大鍋，我剛一步闖到裏面，即被喇嘛急劇的拉了出來，表示大不樂意，油匠告訴我們，才知道是不准閑人到的地方。

在太陽同月亮辦完了交接時，才回到帳棚。

幕營遇雨

「前口」「後口」是橫斷烏拉山的出入口，相距三十五里，若把烏拉山比做一個長形麵包時，這裏就算東尖端了。三十五里的路程，也就是這段橫斷面的直徑，溪流曲折，亂石遍佈，出後口再十五里，為「土哈嗎井」，又到了我們的宿營地了。

這帶地方屬於烏拉特前旗的管區，東起包頭，西至五原的這座大山，就名為烏拉山，沿狼山山脈繞大奈太以北東來的山在這裏也叫烏拉山，兩山的中間，為內蒙人廣大的遊牧區，西公旗王府，即在烏拉山前，石王的太太病逝後，廿三年的秋天又續娶了西商奇太太的小姐奇秀峯，在騎身上還傳說着一段戀愛故事，我將記在末一章裏。

由土哈嗎井七時出發，離開帳幕，一望無垠的荒原，村莊更稀，道旁偶見有賣山藥——即馬鈴薯——，雞蛋的漢人，都是從十幾里以外來的，中午打尖的地方，也還是下鋪草地，上遮白雲，若以鼎堂「地球是我們的母親」的話，我們天天徜徉在母親的懷抱裏。二時餘至「台梁」宿營，剛進了帳棚，還正在燒鋪草中的駱駝糞未弄淨時，忽然換了北風，捲着一片

黑雲來到頭上，跟着大點雨落下來了，急謀綢繆之計，又值狂風吹來，帳棚忽裂，趕緊又併到另一個裏，雨勢愈急，兩領舖席也臨時應了遮風擋雨的急需，但一個單布帳幕，是無法抵抗這樣的豪雨，大雨點打在上面，又碎為無數細點，鑽進帳棚，只怕在風雨飄搖中，帳蓬再放了風箏，竟忘掉淋濕了的衣服行李。

雨住了點，剛聽着人聲喧嘩起來，轉眼又是一陣，遂激起了堅苦奮鬥的精神，滿不在乎的應付過去，雨過天晴，見行軍鍋裏滿了雨水，吩咐伙夫：「不要另打水了，快燒飯吧！」台梁屬安北設治局——大余太——離安北六十里，共有七八戶人家，還有賣乾貨（油炸面食等）什麼的。這就是草原上不可多見的村莊啊！

大余太的一天

起床號叫醒了我，衣服都濕淋淋的，鑽出帳棚，東方已變為陰紅色，在風中洗滌完畢，啃了個乾饅，就出發了！仍是同昨天一樣的天長地闊，尋不出地域上的區別，六十里至大余太，在城南六里的草地中宿營，奉令在此休息一日，官兵一律不准進城。

十月四日是陰歷的中秋節，爲了怕惹起一些無聊的遠思，與耀暉特向主官請了三小時假，一同進了城。

安北縣（即大奈太）所屬區域，在前後烏拉山間，方圓五百餘里，共有幾百個村莊，所謂村莊不過是幾戶人家，人口約兩萬五千，聽說春間派銷航空獎券時，全縣認購兩千元每人就均攤八分，全縣人口集結起來，還不及大都市一個角落的人多，可是再把那一個角落的人口，分散到這方圓五百里的大草原上，那真像縱鳥出籠，放魚歸淵了。小學共有五處，這便是全縣的教育。

安北縣是蒙漢雜居區域，爲遊牧及初期農業社會，產糜米（比小米粒大）甚佳，羊皮亦頗著名，所以大奈太也照樣有三件寶了。「炒米，茶磚，破皮襖。」茶磚是硬漆般的，不過在蒙古人的眼中，這三樣却都是寶貝了。

城裏住的蒙古人也很多，那天特請公安局長張向化，同我們去訪問蒙古人家，連跑了幾處，都說到王府裏叩節去了，空領略了些腥羶的氣息。

城西南隅，有幾丈高的一個土台，相傳爲當年奈太君的點將台，大奈太因此得名，還傳

說北山有石樞，那是楊六郎的拴馬椿，管它真假，都收到「如是我聞」裏好了。惟聞北山產水晶，遠望白石點點如殘雪的便是水晶礦苗，南山中說有數百年的蒼松翠柏，任它荒蕪裏木料如何缺乏，而蒙古人，忤於風水之說不敢開採，不像我們文明進步的漢人，能把泰山上的古柏，作了裝死屍的棺槨。

晚上一丸明月升到天空時，那個「團圓節」的蜜意，便刺激着從事遠征的每個人的心扉，不錯我們爲了開拓邊疆，爲了增產救國，應該清除這種保守性的渣滓，展開勇敢遠大的抱負，但「安土重遷」終是「黎民之性」，況且古今詩人又用些佳句引逗着人把懷鄉惜別的情緒，寄託在明月當中，怎能不引起一點悠悠之思，有的呼嘯唧唧的吟詩抒情，有的五壺八仙借酒消愁，有的無腔無調的喊着：「八月十五月光明……」就在蒼蒼茫茫的天地裏度過了中秋。

草地沙窩蒙匪出沒

塞上夜間的冷風，同白天的烈日，像把人從嚴冬裏直拋到炎夏。中秋夜裏，濕毛巾凍的

直挺，睡在帳幕裏的人，蜷身自暖，不敢伸腿，但第二天出發後，跑了十幾里路，又熱的出大汗了，不但天氣如此，個個臉上也都上白下黑，成了陰陽面孔。

從大奈太以西，真的到了大草原——一望望不到邊際的大草原，都是丈高的芨芨草，已隨着塞上高原的氣候變成了蒼白色，騎在馬上，還可拂着你的衣袖，這種擴人心胸的大自然，使人回到洪荒時代的意境裏。行二十餘里又轉入了沙窩地帶，表層上被風吹成漣漪般的水紋，我們走在上面，像從開古以來，第一個足印。累累的沙丘上，生着毛絨般的細草，又像臥在沙漠裏的駱駝，人馬跋涉在上面，都感到太費氣力了，再看那任重致遠的「沙漠之舟」——駱駝，仍是邁着勻稱的步伐，響着寂寞的鈴聲，按部就班的前進。這一帶地區裏，絕少人從此經過，惟有驢悍兇惡的蒙匪，馳驅縱橫，尋覓擄劫偶爾見到的旅行人。

共行七十里至土城子（又名南水泉）宿營，剛到時就聽得本師第二旅副官被蒙匪劫槍擊斃的事，探聞這裏正是蒙匪出沒的地區，常是五個一幫，十個一夥，近來專打少數部隊，尤擅長夜間奇襲，怪聲喊叫，如徹草原，一夜間馳驅數百里以為常事，我們為預防蒙匪來發「洋財」，遂入了戰時戒備的狀態，在靜靜的月夜裏，忽然起了狂風，帳幕被掀飛揚，我從睡

夢中驚醒，不知發生了什麼急事。跟着立起身來，握着佩槍，儼然有介事的，結果是一場虛驚後，在風沙中坐到天曉。

由土城子至「把子舖隆」，東西相望，不過三十餘里，但隔着烏圖拉素海子，就必須繞道經過了。這個形勢，就借世界地圖上從印度洋至大西洋，所繞的好望角，就可說明了。由土城子先西南行，仍是草地沙漠混合地帶，但這裏也許靠近水邊的緣故，另有一種不知名的植物，高約一尺至數尺之間，係柏樹的枝葉，在秋風裏具備了紅黃綠三種顏色，並有極柔和的中間色，看起來比鮮豔的花朵，還使人可愛，尤其在這單純粗重的線條裏，越發顯出它的細膩與曠麗，我們在情感上，真的得到了沙漠綠洲的慰貼。這裏已靠近烏拉山西尖端，散居山下的蒙古人家很多，我們七八個人商量着離開道路，去訪問蒙古包，馳約里許，遙見沙丘間有一列人影出現，忽想起昨晚的事來，急又撥馬回頭，到「五毛介」打尖時，又聽說昨天蒙匪與蒙軍在此遭遇，擊斃蒙軍三人，農民數人，不禁在心裏喊着「好險！」繞過海子南角又折而西北行，四時至把子舖隆，此地有耶穌教堂，林木環繞，二十里外，即可望見，村中住有蒙古人家，會遇到兩個蒙女，穿肥大黑袍，油污滿身，已與漢人無甚分別了。

風沙中亢進

本日行程，是由把子舖降至白家地，（又名蔡家地）只五十餘里，由此西進漸與經山前而來的汽車道合而為一，雖也是淺沙窩，但已覺得是王道坦坦了。行十餘里後，忽又刮起了西北風，飛沙撲面不敢睜眼，才想起把風鏡帶上，一會風勢愈猛，日光只是一個淡淡的輪廓，耳邊「虎虎」響着，道旁的電線也吹起尖銳的呼哨，騎在馬上，一個緊跟一個，像是洩行在海底，氣溫也急劇的下降，披了皮大衣，亦不覺得溫暖了，都默默無言地，而迎着風沙前進。還有討人厭的是前面吐一口唾沫，後邊就下一陣細雨。

午後風更怒號起來，天昏地暗，像是到了世界的末日，我們墜入了風沙的漩渦中，對面不能見人，只覺砂粒打得臉痛，至宿營地時，個個臉上都像泥塑的一般，帳棚一連吹裂了十幾架，都緊緊的把持着帳棚杆，在避着風難，不是親身領略，萬萬想不到那一夜的苦寒。

次早風仍未息，孟水成冰，出發時間較遲，起坐帳棚中，聽着猛烈的風聲，像航行在大海的巨輪，十二時到達五原，一進了東門，就如進了暖閣一般，晚回東門外在一所少門無窗

破落的空院裏宿營，但比着帳棚，却暖和舒服多了。可見苦樂是相對的存在着。並沒有絕對的分野。

五原小休

十月九日在五原休息一天，樂得逛了逛這個在綏西，僅次於包頭的重鎮。

五原分舊城新城，舊城在新城北約二里，為行政區域，縣府及各機關均設在那裏，新城又名「隆興長」，從這個市氣十足的名子上，便可說明這裏是商業區了。如今一般人所說的五原，都是指的這裏，隆興長的舊名，在郵局的圓印，同老商號的發票上，有時還可以看到。

義和渠由南而北貫流中央，因而有橋東橋西之分，橋西多是織絨毯製毛毡毛靴等家庭工廠及織棧，燒場等，再就是菜園空地了。而繁華中心都在橋東，澡塘，飯館，戲院，娼寮，照像館，理髮店應有盡有，洋貨店，食物店，也都像其他商埠一樣，披著時髦的外衣，總在磨着那幾張「洋人大笑」「山西梆子」一類的唱片，引得鄉下一羣羣的聚在那裏。

在這段寬寬的大街上，也常常遇到背着一個扁形大銅壺，或是牽着馬的蒙古人來回的闊蹀躞，在那身肥而且大的袍子上，又繫了一條腰帶，繫纒的像腫腫似的，腰帶上還掛了許多零星東西，當我們走在街上時，正遇到了那樣的兩個蒙古人，耀塵拿着鏡箱迎上去了。「要給你們照像。」一個懂漢話的忙攪手說：「我沒有錢啊！」「不要你的錢」這才拍了一張。晚間借振北照像館的暗室沖洗照片，回營時已過了十點，街上的一切都被夜幕掩遮了。只有很多的像慶祝元宵節時所掛的紅方燈，一面寫着「當地好土」另一面「清水淨烟」，這是白天沒有注意到的。關於後套民生，蒙俗概況，我將在另一章裏敘述。

過臨河至黃楊木頭

雙十節由五原沿汽車路出發，八十里至五家地，那裏有百餘戶人家，街頭還有「劉人小店」，同臨時專以過軍為主顧，賣乾貨，熟鷄，炸魚的小商販，宿營地前幾如集市。十一日行五十里至田台橋，有寬約數丈的水渠，曰豐濟區，北流百餘里，會永濟渠間入五家河，土地肥沃，產麥甚豐，到這裏開墾的多為保定大名一帶的人，曾問一個農民「種了多少地？」

他笑迷迷的說：「才種了三四頃地」，便可反映出那是多麼寬滿的田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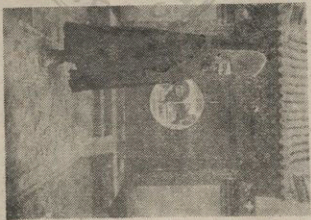
橋東屬五原，橋西屬臨河，由此至臨河六十里，晚奉令「……額孫兩旅在磴口停止，丁師在三聖公停止，劉師在臨河停止」行軍的前程，忽又發生了阻礙，騎在馬上，都不禁猜測着問題的各方面。

次日行四十五里至章嘉廟，殿宇雄偉，亦甚可觀，給了小喇嘛一個裝膠片的空鐵盒，他像得了至寶，自動領我們看完了廟宇，又同我們到附近去看蒙古包，逛了共五六處，在這裏所見的，都是些貧寒的蒙古人，住着破敗的氈幕，穿着污垢的衣服，並且瘴氣逼人，幾不能耐，正與我們所想像的成了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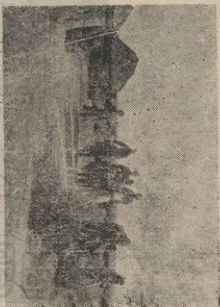
再二十里至臨河（又名鹽油房），爲古代朔方郡，在西漢時候，是與匈奴相周旋的戰場，狼山在城之西北約一百八十餘里，相傳有李陵碑，洪羊洞，高圓塞，范夫人城等古迹。城內除縣府及民房外，多爲空地，東關商業較多，且有鴉片煙攤，也是我們第一次見到的。

在臨河本師又奉令改在黃楊不頭停止，十三日全部到達，這樣浩浩蕩蕩的大行列，就從那天起同時抽歸，直至二十三年一月十一日，才繼續西進。

← 著喇嘛裝的作者



← 精於騎術蒙古人 耀辰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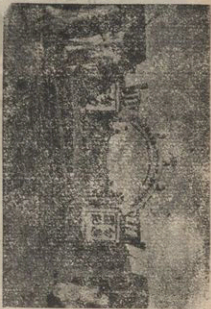
→ 蒙古人的鼻烟壺與
念珠。 耀辰攝



→ 草庵二
()



← 糜草的中創草 (一)



← 包 古 蒙

七 屯墾被阻

蒙古包訪問

屯墾青海的遠征軍，忽被一紙命令，停在中途，像在大草海裏擱淺了的一艘大船。這艘大船不能再繼續向海洋中乘風破浪的前進，要完全聽命於客觀環境的支配，本身已失去了自主。好在這條魁梧的担子，都放在「蒙蛇人」的肩上，我們個人方面，倒也落得清閒自在，成天慣攜着鏡箱跑到野外，照篝火，照羊羣，跑的領域也隨着一天天的擴大。聽說東南方面，蒙古人家很多，就約了幾位朋友跨馬過了拉土壕河，進了草地，滿眼都是沒人的芨芨草，同尺厚的沙窩，尋不到道路的踪影，野鷄咯咯的直從我們臉前掠過，反而使我們都吃一驚，奔着方向亂走了五六里地，草稀疏了，又成了「沙區國」，遠遠看到從未見過那麼多的羊羣，黑一片，白一片，幾疑為放過荒火灰黑地上的殘雪，二、三蒙女，高高地在沙丘上迎風而立，無邪地喊着野調。轉向東去，便有幾個蒙古包，進入了我們的眼簾，都興奮的直奔那裏

駒去。

先到的那家男女，先一天曾到黃楊木頭去看過汽車，同我們有些眼熟，誠懇的接待我們，「看看好，坐坐好」有滿肚子客氣說不出的苦悶，在他那裏，仔細看了看蒙古包的構造，也很簡單合理，正適合遊牧民族時時轉徙的使用。（詳見後面蒙俗淺說中）

由這家的主人，引導我們過了一道小渠，再到那幾家去，正在忙着晒肉乾，懸掛着左一塊右一塊的牛羊肉，腥羶難聞。他們是與近代物質文明絕緣的，吃的穿的用的，大部份是取之於牛羊身上，男女多數是性強體健，很能吃苦，總論起他們的生活來，也可以說是牛羊生活，幾不知人間還有「享樂」二字。

一個叫板丁的，特給我們燒的奶茶，端出炒米，用二成漢語，讓我們吃喝，我剛端起碗來，已發現有兩隻死蠅，只好作了作樣子。我們給他們拍照片時，都表示驚奇，每見扯棄的黑紙時，都搶了去反覆辨認不知所以，後來送給了他們兩張照片，喜歡的不知要怎樣酬答我們，結果臨走時拿給我們幾張「奶皮子」。

他們同漢人接觸的，多是小集市中專使他們吃虧的好商利徒，所以對漢人的批評是「盤

子人不好鬥」，這也是民族間的一道隔牆。

蒙荒「行樂圖」

有閒不覺天短，無聊更嫌夜長，這是到了黃楊木頭，成天價刮着大風，一個普遍的苦悶，一天意外的天暖風息，都像從海輪的底層，爬上了平闊明朗的海岸，心裏都有一種高度的興奮，又攜鏡縮約好友作遠足了。

這次到的是另一個區域的蒙古人家，那裏除了疎疎落落的毡幕而外，還有幾處房屋，蒙古人叫做「板身」，這是比较富有的了。在一隻大黑狗的狂吠中，一個拖着長辮的男主人，接待進去，靠前窗的大炕上，有兩個少婦正裁縫着皮衣，一個年老的婦人，在拈着羊毛線，縫長筒皮靴，都不大理睬我們，只有男主人韋韋勉，向我們半通不通的打招呼，等我們把在「板丁」家裏所拍的照片，拿給他們看時，才把幾個腦袋引聚在一起，彷彿他們都熟識的，一陣狂笑之後，兩個少婦都向我們打起啞叭禱來，鞦韆那雙嵌着圓皮長皮的帆布鞋，更成了她們的笑料，坐了不久，又走進一個紅喇嘛的氈幕裏，正燃着一爐牛糞，煙的沒敢停留，又

由他領我們到後面的「板身」裏。

這裏也有個叫大喇嘛的，他的妹妹是一位蒙古軍官的太太，正在歸國的當兒，年約二十五六歲，衣服較潔，並略知禮貌，熟通漢語，給她拍的照片，寄到大公報每日畫刊發表時，竟譽為「蒙人中之冠者」。

屋裏的擺設，也帶了點紳士意味，牆上掛着胡琴笛子一類的樂器，知道是大喇嘛所愛好的，再三請他拉個蒙古調兒，胡琴一響，把鄰家婦女小孩都招引了來，聽他拉到了一個段落時，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同聲高唱起來，一會單唱，一會又合唱，使此窮荒絕塞，頓增了悠揚遐逸之情，那種單純而諧和的旋律，有些像日本歌曲。其中有隻「烏利路固」名曲，耀燦先用日文字母記下音來，略經練習後，居然也能隨聲附和的同聲唱了，這種「蹙了來就蹙」的本領，當時成了「蒙古才子」。

最後那位蒙古太太，還給我們解釋大意是，「天空中沒有雲遮的月亮，比水還明，「鄂基瑞比里」——人名——他的心啊比水還清……」

唱完了歌曲，大喇嘛還特別給預備的奶茶，炒米，奶皮子，奶豆腐等，邊吃邊笑，廓寬

成說：「我們今天是漢蒙聯歡會」，但在我的鏡頭裏，已構成了一幅蒙荒「行樂圖」。

草庵——一名土龍

本師在黃楊木頭，駐了步兵一團同幾部份特種兵，總數不下二千餘人，但除了師部借用了天主堂一小部份及本村幾所空房外，都還是駐着帳幕，在初到的一個時期裏，大行李都由河路運輸，並水行舟，遲遲不到，士兵的服裝，只有一件棉襖，一條夾褲，在「八月飛雪」的塞上，居住的地方，與冰冷的空氣，只隔了薄薄的一層單布，狂飆嚴霜可直接打擊到食不足衣不暖的士兵身上。他們深夜裏抵抗風霜，自己取暖的辦法，只靠着不停的跑步，當着都市上的紳士們，在溫暖如春的洋樓中，依偎假紅的當兒，正是窮苦健兒們，同自然界奮鬥的時候。拂曉時，雖仍是按着起居時間表笛答的吹着起床號，但那時他們已經跑了三十里路程的來回了。

在黃楊木頭這個僅僅百餘戶人家的小地方，還是沒有辦法想的，在那時的客觀環境，又已決定了我們要在這裏度過漫長的嚴冬，有需要就有發明，終於在這羣窮苦鬥士中，產生了

原始的偉大創作，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黃楊木頭村外，居然「草創」了幾所壁壘森嚴的營房。

草原上的樹木，那是極缺乏的，連烏鴉喜鵲，都被逼到電線桿上去住宿舍式的小房間，還敢隨便談到什麼土木工程嗎？尤其在我們窮苦的團體裏。但在人人看到而決想不到的一片芨芨草上，便找到了很適宜的替代品。

先把芨芨草割來，縛成一條條長兩丈五尺，直徑六寸的圓形草把，再就平地上，挖成三丈長，一丈寬，三尺深的地盤，把草把灣成弧形，兩端栽植在地盤的內沿，一條一條密密的攏成個涵洞的形式，另用土坯添築前後牆，前牆留門，後牆留窗，外以細泥均勻壓光，儼然就是一輛圓頂的火車。

在初動工時，割草，運草，縛草把，製土坯，築屋的，掘井的。官長士兵都毫不惜力的分任着工匠，當時那種情形，就是一個大規模的營造廠。眼看着一個一個排列起來，數十名官兵，住在一間草庵裏，雖還是草蓆草褥，互相依偎着，却可暖烘烘的安睡一夜。有廚房，有便所，有販賣部，有洗澡塘，更漸漸發明了門窗，桌椅，無一不是「草」創，營門外邊，

有可避風雨的崗樓，四圍掘了深深的溝，築成高高的牆，居然氣象雄偉。天主堂的比國神父去參觀時，特請他洗了次澡，自以為「文明國家」的人，也不得不咋舌稱奇了。

「天主國」

綏甯邊區——包括磴口以北，臨河以南地區——天主教勢力很大，陝壩，波羅臘，黃楊木頭等處，都有天主堂，總堂在三聖公，不只是勸人歸信上帝，幾乎連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同謀進展。所以這裏有「天主國」之稱。主持教務的神父司鐸，都是比利時人，從他們有教堂的區域來說，真也不比他們的祖國小。反正我們國家對這種邊陲地方，向來是採取放任主義的，只要名義還在本國的版圖上，無論那國人佔領都好，所以使得他們，由傳教而漸漸變成了侵略。

這一個小國度的首都是在三聖公，那裏有城堡，有砲台有可容五百戶人家的土房，這是教徒的特別權利，愛食小便宜的中國人，總以為這是皇恩浩蕩，不知道給人家作了看家護院的奴隸。平時洗衣燒飯，汲水，種菜，無微不至的服侍他們，有事就荷槍站城，替他們捍衛

「國家」，若在生活方面比較，外國神父固然上了天堂，中國教徒還是落在地獄裏。交通方面，有汽車，有輪車，有快馬走驢，有無線電台，國內的機密消息，常是被他們儘先的傳播出來。

黃楊木頭問其他各處的天主堂，自然也都是「一貫作風」了，各堂也都有辦的小學校，但實際上也是宗教上的御用品，有一次，我遇見了那裏邊的幾個學生，同他們閒談起來，對着一個比較聰明的問他：「你幾歲啦？」他說：「十二歲了。」「你們念什麼書？」「國語常識。」「那麼你知道綏遠省有幾個縣？」他遲疑了一會才說了個：「不知道！」臉紅了一陣。

「中國的政府在什麼地方？主席是誰？」他們都像不懂這話，我又換了一句問他：「中國最大的官長是誰？」並伸出大拇指來幫助說明，他還是沒能回答，另有個大點的學生，却從旁插嘴說：「皇上。」我轉過臉去問他：「民國兩個字怎麼講？」「呀！那可不知道！」理直氣壯，又隨便問他們一些小常識，都交了白卷，後來我換了試題問他們：馬利亞是誰？耶穌怎樣死的？有幾位門徒？四五張小嘴搶着考第一。從這點看來，也可知道他們辦學校的目的了，在民國十四年，馮玉祥氏由俄國歸來，在五原誓師後，率隊西進，經過這個天主教

時，因故衝突有砲擊教堂，吊打神父的快舉。至今還傳爲這「天主國」的「國恥」。

留守

輾轉萬里困在蒙荒的七八萬窮苦官兵，已成了新聞上的新聞了。十月二十一日大公報發表社論：「孫殿英軍如何安置」後，跟着又派了趙惜夢先生到本軍踏查，不久馮庸氏也去過一趟，就發成了國人視線焦點，兩夏方面，雖也同這邊信使往還，但談判照例是解決不了問題，並且這裏面還包括着交叉縱橫的種種因素。因而問題就隨着塞上高原的冷空氣，暫時凍結起來，直至二十三年一月十一日，這艘像擱淺了的巨輪，才被求生的自然法則所驅使，竟爾衝向陰灘去了。關於那個問題，大公報的社論中，已經說過不少的公平話。我對當年那事，委實也不願舊話重提，那時我是被派在後方留守，還是從留守談起吧。

經過幾天的極度忙亂後，軍隊又繼續出發，幾位朝夕不離的好友，也在「蕭蕭班馬」中揮手別去，頓覺得寂寞淒涼了，同時窮苦的情形，也隨着團體的命運，漸漸加重起來。那時我被派所留守的，有四百六十一名病兵，五十七家眷屬，再就是老兵弱卒，羸馬病駝了。當

時賴以維持的經濟力量，只有在部隊出發前一百〇四天來，官長每人三元，士兵夫每人一元的惟一收入，在那種情形裏，生活之苦，已不言而喻了。但我因了窮，却受了嚴格的管束，閒又成了懶慢的理由，在整個團體掙扎在生死間隙中，我反而度起山林隱士的生活來。

在被動早起時，也曾隨着說過早起的益處，但輪到自動早起了，總是懶洋洋的沒有朝氣，並且起來也還是呆在冰冷的屋子裏，就賴着熱炕不起，看着陽光爬上了窗角，吻過了窗紙，嘖的一聲，添上一隻麻雀影，在啄食乾了的漿糊，轉眼又多了兩隻，頭尾亂動，像是些片斷的卡通片，等到有人開門，把窗紙鼓蕩的撲打一響，都展翅飛了。我常是這樣無聊的臥遊。每隔一天來一次的書報，更是我精神上的唯一良伴，風行一時的幽默刊物，也是我的讀物之一，常了也就覺得如對良友，不覺得怎樣寂寞了。有時「衛生常識」指使我要到外面走走時，也只有到西頭周家小鋪裏坐坐，偶爾也同幾個道地的莊戶人剝剝花生，談些「普羅文學」，天氣好了，就到野外散散步，在陽光同晴空配好的紫色籠罩下，看看遠處的荒火在平直的地平線上，一閃一閃的跳躍，或有幾處像工業區的烟灶。就那樣閒情逸致的過了將近一個月的時光，在留守中這段生活，比較得還算為黃金時代了。

窮病過新年

病兵沒有醫藥，眷屬沒有給養，我曾連篇累牘的向前後方（後方司令爲一一九師盧豐年師長）呼籲，一月二十九日總部派楊副官來，查看病號，都像乾旱中望見了雲霓，抱着滿大的希望，但直到二月十三日——農曆除夕，才又派員慰問，每人節賞大洋五分，說出來雖然近似笑話，但以那時團體的窮苦程度說，已經算是從籬皮中掉出來的油脂了，我們都不輕視那五分錢，因爲那裏蘊藏着同情的熱淚。

窮給人的好處，也的確不少，因爲在它的管束之下，一切都齊備了，並沒有像往年裏那些閒愁。雜事。窮情苦况已超過了唐人的詩句，更用不着嗚嗚唧唧的去別尋閒愁，索性看看人家過年好了，自然也會像一般人的說法：「反正留不到年這邊」。

小土房上貼着鮮紅的春聯：「大同世界去救國，三民主義來過年」，多麼「大氣」，年青的婦女都是紅褲紅襖，厚厚地塗着胭脂，像小土房貼着的春聯一樣的不調和。男子們多數却還是那件破皮襖，只是見面時拱一拱手說句吉慶話。頂多家家再預備一點豬肉，黃楊木頭

的新歲，也就止於此了。

那天我還跑到蒙古人家去看了看，他們的儀式，倒比較隆重了，氈幕裏正面供着佛像，佛前燃着長明燈，供品多是羊頭羊尾——這大概是全羊的意思，油炸的點心之類，還有用牛羊的骨頭，編成了的小牛，小馬，也供在佛前，左面客位的地方擺着奶茶，炸蘇花一類的面食。他們成年的殺羊宰牛，獨獨在那天裏都是素食。元旦這一天裏彼此都不串門，過了這天拜年的時候，彼此互贈「哈達」。

在外面跑了一天，回來的時候，身上忽然發燒，通宵囁語不止，一直不飲不食的病了八天。

晉綏軍接防

病剛剛好了，勉強起來到村南散步，沿着一條乾溝渠的東岸，一直南行，沒遇到一個人影，只在橫過溝渠的小道旁邊臥着一隻瘦駝，穩穩不動，像古代坟墓前的一隻石獸，聽着我的脚步，強睜開失去光輝的眼睛，射出求生的慾望，我終於爲它停住了脚步。身上的長毛都

脫落了，只剩了一張與土一樣顏色的灰褲，包着突出的骨架，尾部浸在蕪濶裏，鼻間仍貫穿着一條木棒，等我離開它又走遠了，才又失望的垂下頭去，像很從容的在等待着死的來臨。這隻體大力壯的沙漠之舟，如今竟被飢餓打倒在窮荒丕塵裏。有誰還記起了它曾經有過「任重致遠」的勞績，而對它理睬一下，除非等待着「閻王」不嫌鬼瘦」的再來吃它肉剝它皮的人。病後體氣衰弱，曾因了這點極平凡的事，引起了很多的感慨。

二月二十五日王副官寶璋從前方回來，瘦的像隻猴子，備述食糧缺乏，儼然就要絕食，同時在報紙上也看到晉綏軍已由後路出動消息，團體的命運已可從常識中判斷出來。

兵費神速，在二十六日的早上，晉綏軍先遣部隊，已到達了黃楊木頭，旋有七十師二〇五旅四百十團的南營長來，路問了幾句話後，就令我們快造清冊，並對我說：「以後沒有給養了！」他雖是笑嬉嬉地，我却怕的像對着審判官的一幅冷酷面孔，「那怎麼辦呢？」我幾乎是哀求的：「你們都往前去東西交給我們，」我還堅持立場，想再請示辦法時，他又派了人來：「趕快交出來，中央派兵一到，就不能這樣辦了。」帶着「萬歲爺有旨」的神氣。

我不得不把一肚子話來壓下去，口稱「是！是！」大體上我也知道又是一幕虛張聲勢的

戲劇，但真的臨到「瞻倒衆人推」的份上，也就可假戲真做了。我也常想無論團體個人，甚至國家，本身失掉自主，純恃人類同情這一點來維繫時，那是極端不可靠的。點交物品以後，又到村公所裏，他們已真的奉命停止供給了，傷兵眷屬立即起了恐慌。欲進不能，欲留不可，真臨到了生死關頭，派專人到三聖公後方司令部請示辦法，仍令「暫時維持」，於是我把留守的人員，都支配到生活戰線上，魏副官奔臨河縣商請暫借，魏軍需馳往烏拉圖索討積欠，隔日晉軍徐團長到了，陪我留守的軍法處長黃善忱先生，以六十多歲的老翁，親去作寒庭之哭，結果只得了幾句空話，病兵中日有死亡。我又到草庵裏看他們時，都瘦的沒了人形，蜷覆在草堆裏的，已不辨死活，只像遺棄了的一些破爛衣包，輕病號聽了我的聲音，還勉強掙扎起來，少氣無力的喊一聲「敬請」，我對他們的同情，只有兩行熱淚。幾十家眷屬也開始拿衣物換取食物，眼看都真要絕食了。我不能坐視，遂在一個大風的天氣裏，親赴三聖公請求接濟，途中遇見病兵們，受了「求生」的驅使，猶鼓起生命中最微弱的一點餘力，掙扎前進，道路相望，盡成鬼形，其不作荒野餓殍者幾稀！我帶了很迫切的情緒到達三聖公後，又聽到前方的困難，更加倍於後方，結果只得到了：「已籌得數百元送臨河，仍繼續維持



(四圖附)

十日」的一遺命令。

由三聖公懷喪歸來後，住處又為督軍強佔，炊食器具全部「借用」，一時情緒之惡，無法形容，不得已暫移天主堂內，承王村副送來白麵數斤，馬毛細沙，食時不敢對牙，但已深感雪裏送炭的美意了。眼看大家都沒了辦法，已將被逼作鳥獸散了。督騎兵旅長孫長勝到，因是春間在熱西火線上的戰友，提起來又有同鄉之誼，承他維持了幾天，黃處長及幾家眷屬，得以乘車先去，也是得力於此。續來的部隊便不成樣了，村公所逃避一空，天主堂藍司鐸的「公理」也勝不過強

權，屢屢作逃避的準備，二十三日晚間，忽聽到：「孫先生已將同富占奎東去，于丁兩部歸齊夏收編」的消息，我立即歇的像放了氣的皮球，遂決定賣馬離去。

三月二十七日我剛要離開黃楊木頭的先一天，世喜狼狽逃來，滿身泥淖，頭臉莫辨，詢知在前方被俘後，乘隙逃出，正遇黃河春汛，潮流漫溢平地，誤墜溝渠中，幾斃于死，並云途中俄屍累累，有割駱駝肉生食者，緬念數萬健兒，多少好友，還正生死莫卜，更不知西走天山，或是東走陝甘，徒喚奈何而已，次早即別了留任半載的黃楊木頭隨黃河急流一同東去，在臨河五原的途中，遇「楊猴小」回窠後套，一日被劫四次，九死一生，慘哉。

八 風土雜記

蒙俗淺說

衣

蒙古人的衣服，也同漢人一樣有官服禮服便服的分別。官服禮服，即滿清時代的服制，長袍之上，穿一褂子，褂子的前後，有分文武階級的補子，袍褂的質料隨時令更易，夏用紗，冬用皮，靴帽亦與滿清時同，貴族男女結婚時，女子所著禮服，又多綵繡團龍潮水花紋，再加上馬瑙，琥珀等珠寶的裝飾，纏飾，頭飾，像冕旒似的分垂在前後左右，亦極美觀。

便服就沒有什麼規定了，但普通所常見的，大半爲赤紫黃帶有刺激性顏色的長袍。長的前後曳地，所以又必須繫上一條腰帶，上身鑲錫的像個駝背，帶子上也常是掛着實用的刀篋等物。夜睡時解帶鬆袍，又可當褲穿，冬季多戴黑色毡帽，夏季就用布纏頭，靴子多是牛皮同黑絨作的，除喇嘛外，都垂着髮辮。女子的裝飾，就有些不同了，雖也是寬袍長袖，但上

身邊有一件鑲着寬邊的對襟坎肩，未婚的女子束單辮，無甚髮飾，既婚的女子，都分成兩個髮髻，分垂左右，並用彩色珠子，裝璜的像兩個鐘囊，每遇到年節喜事，頭飾頸飾的都戴上。就是貧寒之家，也必用琉璃仿造的假珠寶，戴的滿頭滿頸，靴帽與男子略同，至于喇嘛的衣服，同男服差不多，不過更肥大罷了，也有的披着分不出襟袖，像甘地翁那樣衣服的。另外還有一種，像是軍人風兜一樣的大衣，同鷄冠帽與特製的黃色高靴，那是誦經時，担任巡察的喇嘛所穿戴的，手裏還拿一根長約二尺的方木棍。考其用途，同都市警察所拿的短棍差不多。

蒙古人因爲生活落後，又常與牲畜接近的關係，普遍的現象，都是污垢滿身，毫無清潔觀念，衣服既可代被褥氈毯，袖子也可代拭手巾拭布，一衣上身，經久不換。在他們身上的季節，也不很分明，大概只有冬夏兩季，再貧窮的，一件不裝面的皮襖，就可應付全年。

食

蒙古人的食物，由於外蒙內蒙漢化蒙的分別，也就由肉類漸次增多雜糧的趨向，肉吃的法，大都以燒，烤，煮，燉等方法，雖不能像我們漢人那樣花樣翻新，也多少有地域同嗜好上的不同，西蒙地區的習慣，午前多用奶茶，炒米（居後妻者多食炒糜米）午後方

吃肉乳等品，總括起來，大概分以下各種。

奶茶：煮茶磚作深褐色，再和牛奶，即如咖啡店裏的加奶紅茶，只缺少角糖罷了。

炒米：以小米或糜米炒熟，每次可食幾撮，同奶茶都是當點心用的。

羊肉。蒙古人所吃的肉類中，以羊肉為大宗，說羊肉就是蒙古人的大米，白麵也不算過火，尤其在「八月裏的羊肉賽人參」的時候，既肥且嫩，有一種最適合我們漢人的吃法，是把宰了的整隻肥羊，放在鍋裏，儘着整夜的時間，把他燉脫了骨，隨便取出一塊，再醃點細鹽什麼的佐料，不用牙咬，一閉嘴就可送入「大肉」，那一種只可想像，而無法形容的美味，沒到過蒙古的朋友們，只好垂涎三尺了。

黃油：把乳煮沸了，上面凝聚的黃色油脂，取出後，貯於不大潔淨的牛腸子裏，多數賣給城市中的漢人，質純味美，比「來路貨」butter毫無遜色，不過衛生方面叫人吃着不很大眼就是了。

奶皮子，蒙古人雖食用牛乳最多，但不用生乳，每次搾取的生乳，入鍋暫煮，可凝結三四次脂肪分，取出來就叫奶皮子，再弄成春餅一般大的乾奶皮，又可拿到城市去賣，或是藍

客送禮，都算上品，若在吃早點時，取這樣乾奶皮子，泡在茶裏，有兩三張，就足可抵半天的飲食了。

牛酪：以牛乳發酵後，作成一種帶酸味的牛酪，除留用少數外，亦多售於漢人。

奶豆腐，取過奶皮子的殘餘部份，再煮之，使其水分蒸發後，曝乾而成爲豆腐形，又名爲酸奶乾，食之如西餐館裏的 Cheese。旅行時更便於攜帶。

他如鷄豚魚兔，菜蔬麵粉等也偶爾食用。還有一點就是蒙古人貪食美味量大如牛，往往沒有節制。此外如煙、酒、糖，更是他們所嗜好的。至於燃料以乾牛糞爲大宗，居後委者，紅柳芨芨草也是主要燒柴。

住

蒙古人既仍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自然要有適合這種生活便利的住處，所以蒙古包就有其必要的存在性了。

蒙古包，就是史記上所說的「穹廬」雖也有大小之別，而普遍的高約一丈二尺，圍牆高約四尺，直徑一丈左右，包頂如傘形。其構造亦相彷彿，尖端有窗，繫長繩以司啓閉，圍牆以直徑五六分之圓木棍作骨，組合撐架而成，外被兩層厚氈，故亦名之爲「氈幕」，蒙古包

之門均向陽，裝有兩扇小門，冬季亦有掛氈簾者。王公貴族大喇嘛，也有住蒙古包的，構造亦同，不過多了些無謂的點綴而已。

蒙古包裹，正面爲主人居處，在斜角處供佛像，此外分爲男左女右，正中置爐灶，煙從包頂直出，地上鋪厚羊毛氈或帶毛的整張牛皮，夜間即睡其上，虱子是必定不能少的了。

轉徙時蒙古包的拆卸，撐架，多出於婦女之手，因常常移轉而熟於結構，能於數小時內而成之，一輛牛車，或是一頭駱駝就可載家而去。

行

蒙古人無論是遠拜靈廟，近訪親友，旅行中惟一的代步就是馬匹，男女都長於騎術，鞭馬愈馳，日可行數百里，真有「鞍上無人鞍下無馬」的英勇氣概，在俗話裏，也稱他們爲「馬繚子」若一旦舍馬步行，却有些難爲他了，再受那肥袍厚靴之累，行動起來很像從水裏爬出來的蒼蠅。漠蒙混居地帶的蒙古人趕集趕市，也常以馱子代步，那就失了蒙古人的風味了，此外還有輻車等，那是王公貴族的專用品，蒙古百姓是沒有這種奢望的。

性

蒙古人雖受了傳統觀念的影響男尊女卑，却不受禮教的束縛之苦，男女交際，絕對自由，就是妙齡女子，可隨意跨馬出外，向一個陌生男子，並駕齊驅，談情說愛，從不

遭受任何批評，也就因了完全自由，就不免縱情濫用；又缺乏清潔觀念及衛生常識，往往傳染了很嚴重的性病，而不知醫治，輾轉媒介，就弄到不堪設想的地步，蒙古民族日就衰萎，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蒙古人亦同漢人一樣有早婚之風，及女比男長的習慣。

禮

由於蒙古人性格的淳厚與保守，傳統的禮儀，仍遵行不渝，除婚葬儀式多仿滿清制度，與漢人略有異同外，其對長上之服從，居家之謹慎，與對王公之愛戴，禮儀之隆重，都保存着至誠至忠的美德。至普通賓主相見，必先以鼻煙壺，遞與主人，主人亦同樣交換，互相嗅畢，即開始寒暄，客對主家其他男女，亦同樣相敬，貴賓臨門，主人即讓正位與客，獻茶讓煙，亦必恭必敬，若與漢人交際，也就隨漢人的禮節了。

教

從蒙古各地規模宏大的喇嘛廟看來，便可推想到當年滿清對蒙政策的毒辣了。他除了先收買其少數領導人物外，惟一的絕着，就是要想根本消滅這驍勇強悍的蒙古民族，就必須提倡黃教，推崇喇嘛了，所以蒙古人一當了喇嘛，就成了特殊階級，也不受王公大臣的管轄，更以多數平民的供給，而獲得安閒的享受，再加以死後福祿種種迷信的誘惑。於是突破了每家留一男子的法律規定，而爭欲歸入沙門。他隨着這種趨勢，又規定了「當喇嘛不

准結婚」，因而大多數男子，均失了人口繁殖的本分，以致男女對比失了平衡，結果成了喇嘛胡鬧的性行爲，及過剩女子的人盡可夫，也就無法逃避由性病影響到民族健康的毒害。所幸現在蒙古人的知識層，已經有了覺悟，不像從前那樣迷信了。

後套民生

渠

翻開地圖，對緩西周邊數千里的河套，仔細觀察一下，便可發現在那裏邊河渠縱橫，像一張粗網，共有八大幹渠，無數的小渠，引黃河之水從幹渠而入支渠，再分經小溝灌漑田中，這裏的土地肥沃，經過黃河水澆灌以後，連肥料也不用了，就可生產無數食糧，所以誰都知道「黃河百害，唯利一渠」，後套的雨量極缺，農產物的收穫，也純靠水渠，這裏的農民，竟大膽的說：「不是靠天吃飯」後套所產食糧，以小麥米爲大宗，又有「麥子團」之稱，農民生活極易：「燒紅柳，吃白麵」牛羊豬肉都是幾分錢一斤，春汛的時候，金翅金鱗的黃河鯉魚，一塊錢買到七八十斤，再加上羊毛牛皮等等的出產，那是多麼富庶的地方，招惹的各省人民到這裏來開墾謀生的不知多少，可是這樣的黃金時代，已漸漸成了過去

。幹支水渠，因了無人整理，年久淤塞，與黃河水面，漸由平行而成了反斜坡，水量不足。灌溉的田畝日見減少，且每逢春汛急待灌田的時候，又須先儘着屯墾軍使用，管你多麼急需，也必忍耐等候。甚至使你失了農時，也未可知。因了以上種種，不禁又記起當年開發後套的王同春先生了，他在清末時，憑一個人的智力，倡鑿了「永濟」「豐濟」「永和」「同和」「老郭」等幹渠，可灌田七八萬頃，那時他也就是後套民衆的領導者，並且握有超政治的力量。他的心裏，只有一個公平。他的法律，只有生死兩條，後套人民對他畏之如虎，敬之如神，五原北門外，築有王氏祠堂，至今後套人民，爲了紀念他的冥壽，每年陰曆的六月二十八日，仍有醮資演戲的盛舉，關於王同春先生平生事蹟，在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大公報的副刊上，有顧拈剛先生的一篇：「王同春開發後套記」，有很詳盡的介紹，但後來遇到王同春的一位至親時，他却指出了很多的謬誤。同時他還會對我說過：「外邊的人都知道王同春的兒子王英，却不知道，還有一位姑娘「穆桂英」呢」。

。這位姑娘是個男性的女英雄，頗有他父親的作風，她曾經率領羣衆抗拒苛稅，又曾經匹馬單槍打擊貪官，幾次下獄，屢受嚴刑，他總是咆哮着象隻猛虎，從不說一句軟話，在羣

衆間排難解紛，一言可決，那時官廳見了她，也像京劇中轅門斬子的揚延昭見了穆桂英一樣害怕，所以送了她這個名符其實的綽號，關於她我聽了很多俠義的小故事，並且當時也記載了一點，惜在本人的一個大變動中，同其他資料，燬之於火，今因了後套河渠，而涉筆及此，強從記憶中，描出一個模糊的印象，不禁感筆愧惜不已。

煙

後套人民，無論男女沒有「洋煙」嗜好的，實爲最少數。肥美的田畝，一變而爲鴉片煙的出產地，著名的「麥子園」實際上也成了「洋煙庫」，這是摧殘體力，破壞農村的一枝生力軍。

煙苗初長的時候，我們外行人，是辨認不得的，等看到絢爛奪目的花朵時，那已屆臨收割的時期了，這個時期約在農曆的六月中，普通都稱爲「烟市」，男女老幼，都跑到地裏去了，拿一把特製月牙形的小刀，在落了花的葫蘆頭上，輕輕的一割，隨着流出牛乳似的白漿，順手抹到另一手的小鉄罐裏，積少成多，當時就可賣給守候在地頭上的零星小販，也可從他們手裏換回食物及應用的物品，肩挑手提，田野間成了集市，在正割的時候，也有把嘴裏正吃着的「蕪燕」——油炸的蕪形蕪花——咀嚼的極細，趁手快攪在漿子裏，更有的婦女把

自己的乳汁對到裏邊，這叫作「胎裏壞」，但到了內行人的眼中，照樣的是被「三七」「二八」的打折扣，在葉子的成色上，還以「頂花」「紅烟」「殘烟」「刮葉」分爲頭二三四刀。「頂花奶子」自然是最上品了，此外還有一種「鱗蛋烟」，那是在花未開放的蓀草之交偷偷的割上一兩刀，流出之漿，亦可出烟，不過氣味香頭不夠就是了。

收工吃飯時，大缸小罐的往家裏運，隣居相遇也必互問洋烟好壞，大戶之家常是僱着百人左右的短工，個個抹的漿子滿身，直可稱爲「烟人」，他們從地裏回來，就成幫成對的躺在烟燈底下，輪流過癮，吃飯早晚，反而不注意了。問他們所得的代價，不過是一天「四他」而已。

收割完了，又到了晒烟的時期，滿院子擺着木盤油紙，隨着水分的減少，漸漸變成黃黑色，再經幾番翻攪後，便作成五十兩一塊方磚形的「烟土」，再送經「善後局」，驗貼印花，就可銷售在晉綏各地，或是進了「本地好土清水淨烟」的煙館裏，留備自用的，多是把原漿保存在罐罐裏，棧套的一般農民，因偏於保守，缺乏了開拓發展的意識，甚至對自己的兒女，也盼他們吸食洋煙，免得贖家遠去，所以造成了這樣普遍的毒害，青年壯丁，多成骷髏

，甚至傳有胎兒中了煙毒，老鼠按時過癮的奇談，這種深入民間的毒害不知要到幾時？雖然在十年後的今日。

害

這個「害」字，在這裏可直接當作「稅捐」講，這是從古今字書裏，找不到的解釋，而後套官民所共知共用的一個精鍊字眼。推其最初大概是農民們，因了苛捐雜稅，爲民之害，自己在口頭上洩憤用的代名詞。以訛傳訛，竟成了公開的官話，譬如農民說封糧，就叫「拿害」，官方說「收害」就是收糧，官民公用，毫無避忌，若偶用正字，反而不懂，但我們外來人，乍聽到却有點愕然了。

後套的「害」，真算是民間大害，聽說有二十三種，其中以煙害爲最。普通每畝地，可收割三十餘兩，每兩只售四角，而煙害有九元，七元，四元，上中下三等，按中等計算，每畝拿害十七兩半，一年辛苦所得，已先失去十分之六，這在官方也許說是「寓禁於征」的美意了，這項煙害，在收割時，限三星期交齊，催害的紛至沓來，應接不暇。一住就是幾天，管吃管煙不說，走時還必有所餽贈，難怪種煙的人們長吁短嘆的說：「老天爺真叫斷煙了」

按五原所屬的區域裏，計有熟地二千頃，屯學隊來就佔去了上地一千二百頃，但所有兩

千頃的膏，却都集中到這八百頃上，老百姓的體力與負擔正成了反比例。在這樣重壓之下，跟着就招來了高利貸。及經濟上種種的剝削，糧食還正生長在地裏，就被逼着低價預售出去，收割以後，立即爲買主收去，等自己沒有糧食吃，便再出高價去買，這樣奸商富賈一轉手間，就可獲利無算，此外屯墾隊裏有一部份官兵，也在吮吸老百姓的血汗。趁着民間青黃不接的時候，把糧食或洋煙，貸與農民，至收割後償還，最多的有借一石還八石，借一兩還八兩的。再加上小秤出，大秤入，我真不能計算該是多少分利息？後套民衆，在層層剝削之下，被逼着棄家逃到外蒙古的，每年不下萬餘人。就是當年到這裏開墾的，也陸續回到他的老家。「到西北去」的口號，漸漸成了倒流水。

拉薩廟與西商

拉薩廟在五原西北八十餘里的草沙混合地帶裏，這裏也同其他喇嘛廟一樣的有樓有塔，有寬闊的大殿，不過比過去所見的，更巍峨，更宏大罷了。據云從前這裏常是千餘喇嘛誦經，如今只剩了幾百人。誦經時大喇嘛高坐正面，其餘都跌坐裁絨墊上，一行一行的排列着，

不時的鳴鑼，搥鼓，搖鈴擊鉦，吹法螺，那種不諧和的響聲，可遠聞數里，在外面聽到時，不知裏面是如何的莊嚴，肅步進入後，便發現了小喇嘛在偷偷摸摸的互弄鬼臉，很儂當年私塾裏的小學生，但被那披風兜，持木棍的喇嘛巡見，也要同私塾老師一樣的「朴作教刑」了。這裏的大喇嘛，都稱他「活佛」，沒見面時，心裏很有一點敬畏，既經見面，也就不常了，不過他的享受，比普通喇嘛好些，他住在最後一進院子裏，院中還有個大蒙古包，那也是虛設而已，他也懂幾句漢話，會出紀念冊，請其題字，沒想到把他窘的現了原形，勉強寫了幾個藏文字母，就攔了筆，另叫來一個喇嘛，才替他交了卷，給他擲譯時，他屢屢要把屢裏的桌椅壺碗等都攤出來。其俗可知。那時他已五十多歲了，從當地人口中，聽說他同「西商」某貴族的太太，有些「活佛」，不應當作的事情，我們也因了這點新聞。又繞道跑到西商。

西商在拉薩喇東南，相距三十餘里，但在蒙荒中說來，也就算門前房後而已。這裏是在荒草沙丘間的一所帶皇室情調的沙漠之宮，共是三進院子，男女僕役及担任護衛的共有六十餘人，到這裏來的人，也同進了衙門一樣的先向閣者說明來意，等待允許見了，才有人引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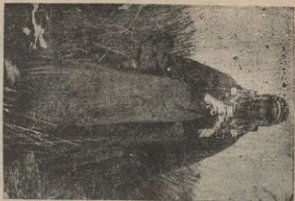
而入，沒有相當來歷問介紹。是不容易進門的。

女主人奇太太，着適體的長袍坎肩，很像北京旗人的打扮，雖已年逾不惑，猶如三十許人，與達拉旂康王同樂，她也是王公小姐出身。幼年常住北京為慈禧太后所喜愛，常常賜給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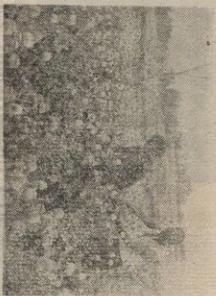
名貴的食物和玩具，屋裏擺設的古式座鐘同銀器，還有的是老佛爺御賜，她精通漢文，對慈禧太后的私生活，知道很多。也因了她紅顏薄命，早年寡居，遂流傳着一些粉紅色的故事。

若在普通蒙古人中，又算不得什麼了，他的財產很多，有土地數十頃，成千成萬的牛羊羣，還有一條最心愛的哈叭狗，叫「楊猴小」，靈敏的能察人意，有藏鞋告狀等等小故事，她雖擁有這樣的豪富，但只有一個獨生女兒，名奇秀峯，那年剛剛十八歲，衣飾一如時裝漢人。

特殊風俗在高等人中，照例是看不出的，體貌均佳，亦精通漢文，愛好音樂，能彈唱各種漢人歌曲，據聞同他至親中的一個晚輩，正在如火如荼的戀愛着，兩個人已經有了「海誓山盟」的婚約了，但受了貴族門戶的限制，終於在母命中嫁給了西公旂石王，在年齡上差了廿幾歲，二十三年的秋天結婚，結婚未久，石王病逝，他便成了烏拉特前旂的女領袖，事變後，轉往重慶，二十九年在香港的報紙上，還又見到他的名子，這都是後話了。



新年中的蒙古少婦 ←



← 後套烟市(一)

← 蒙古人家所用器具多銅質
耐久
醫辰攝



↓ (二) 市烟套後



→ 西商奇太太之獨生女兒奇秀峯女士
著結婚禮服攝于五原



↑ 薩拉廟之大喇嘛

邊塞故事

嶺梅

嶺梅先生，就是本書校對人的筆名，我們在一個大雪天裏到咖啡店裏吃茶。曾見發生時的說過在叢書中的一段閒話，他在本書付鉛校勘之餘，忽從想像中寫了這樣一篇小說，並將表在他所主編的一個刊物裏。爲增加讀者的興趣起見，特附錄于此。

魯平隨着軍隊東征西伐，從荒山絕域裏，又開拔到這邊塞的小鎮黃楊木頭上。

「八千里路雲和月」，是他特別愛好朗吟的一句，他尤其欣幸，自己能來到這被都市里人忘懷了的沙漠一角，他覺得這「八千里路雲和月」的遠征沒有白白的跑了。這裏有適合他那粗線條性格的大自然，有他所懷憶着豐草淺沙中的蒙古包，和邁着方步的駱駝！

這裏是沒有都市文明的喧囂，祇有鄉村原始的純樸美，古典的美，恬靜的美，給予他生活上一種體驗，思想上一種曠達，感覺上一種新穎。

這一天，外面正飄着暮秋的小雪，大家都呆在屋子裏，酒啊，牌啊的尋求娛樂，魯平雜

在裏面，實在感不到絲毫興趣，輕輕扯了扯銘夫的衣襟，他們倆走了出來。

外面雖然冷，但空氣是新鮮的，魯平說：

「和這羣人混在一起，真無聊。」

「噢！」銘夫好像有很多感慨，搖了搖頭，接着說：

「我們還是出去跑跑吧！」

「我們來了十幾天，真正的蒙古人家裏還沒有去過，章章勉不是告訴我們拉土壕河那邊有蒙古富戶嗎？我們去看看好嗎？」魯平說。

「好的，好在雪也下的不大，比在那樣狂風飛沙裏，還清爽些。」說着兩人進屋裏，穿上厚呢大衣，背上像匣，鉤出去。

進了拉土壕河，遠遠看見氈幕北面，有一口較大的「坂身」就奔那裏去了。

「坂身」是蒙古人住的房屋，在都市人眼中看來雖極簡陋，但在遊牧民族中，已是講究的了。一陣犬吠聲中，一個青年喇嘛露出驚異的眼光，望了望他們，魯平費了很大力，才說出一句生硬的蒙古話「我們看看」。那喇嘛會意了，把他們迎進去。

這裏是五間堂屋，先進了東面的兩間，轉了一陣，又由嚶嚶領着進西頭的兩間，這裏顯得格外整齊，炕上鋪着很講究的裁絨花毯，炕前有花紙的炕樹，蠶炕棹坐着兩個少婦，一個穿着青袍花坎肩，兩隻水晶樣的眼睛嵌在豐美的臉龐上，有一種吸引人的魅力，另一個穿着紫袍黃坎肩，很恬靜的坐在她身旁。

牆壁上懸掛着兩面長方鏡框，裏面的仕女圖，還是五十年前漢人女子的典型裝束，兩個鏡框中間，有一個白色油漆畫着紅格的九九消寒圖，紅格裏用雙鈎寫着「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的漢字，這已經使他們感到一點新奇了，這沙漠地帶怎麼還有漢族的文化呢？

轉過身，炕頭上一張被褥的前面，擺着一只大正琴，這更使他奇怪了，銘夫隨手撥弄了幾下，隨着絃音，那兩個少婦，都回過頭來，銘夫拿着吹了吹嘴，示意請他們彈奏，那個穿花坎肩的閃了閃她那烏黑的大眼睛，微笑着點了點頭，接過來，彈了一個短曲。

「懂不懂？」她用正確的漢語問。

魯平同銘夫不約而同的「噢」了一聲，相視而笑，心裏都在想，她居然會說漢話。立刻回答她不懂。

「再來一個你們就懂了。」於是她彈了一曲「蘇武牧羊」這隻曲子彈得極其熟練，好像告訴他們，她很熟悉漢人的一切。

這時，魯平同銘夫已經坐到炕沿上，等她彈完，一面鼓掌，魯平一面問：

「妳的漢話說的那麼好，而且又會彈漢人的曲子，一定在綏遠包頭那邊住過吧？」

「我還到過北京呢！」她臉上帶着一點矜矜。

「哦！」魯平點了點頭，又指着牆上的消寒圖問：

「那麼，那個消寒圖是從後宮裏學來的囉！」

她搖了搖頭說：「這是我們府裏的。」

「你同王府有親戚嗎？」

「不，我的老爺在那裏。」

魯平緊跟着問：「妳的老爺在那裏作什麼？」

提到這，她的臉色像黃昏的琉璃瓦，立刻失了光輝，顯得那麼沉寂，假作沒有聽懂，轉過頭去，向喇嘛喇嘛了幾句，喇嘛走出去，屋子裏暫時是沉寂的。

「妳懂我們的話嗎？我給妳拍照好不好？」銘夫把沉悶的空氣打開，向那個紫衣的少婦說。

「她不懂。」她替她回答了，又囁嚅了幾句，那個紫衣的，很高興的下了坑，隨銘夫出去了。地上已舖了薄薄的一層雪，喇嘛端了奶子茶進來，立刻又跟出去看照相。屋子裏就祇剩下他們兩個了。

魯平還在追求她那個答案，又重問了一句，她像被壓迫着，很不自然含糊的答覆了一句：「同你們一樣。」說到最後一個字上，便用那兩隻烏黑的大眼睛釘住了他。

魯平意識到這個問題是不被她歡迎的，便也不聾了。片刻，另提出了一個緊要的問題來：

「談了這麼半天，我還沒有問妳的名字。」

「我叫笛吉瑪，剛才那個叫古魯。」

魯平把自己的名字和來歷說過以後，兩個人像又熟習了一些。談話的範圍，也就變得更迂闊了，從談話裏，魯平知道她有父親，和兩個做喇嘛的哥哥，剛才引導他們的，就是她的

二哥，同時更多知道了一些蒙古人的風俗和生活。

談得正高興的時候，銘夫從古魯的毡幕裏轉回來，讓着雪下大了，魯平又給笛吉瑪連拍了兩張照，就告辭了，臨走他很誠摯的約她到黃楊木頭去玩。

雪惡狠狠地像要把大地襯平了的一般，枯乾了的芨芨草，也被壓迫的低下頭去，疎疎落落攤在遠處同近處的幾座毡幕——都顯得矮矮地蹲在雪中，這個草蓋的原野，就越發單調的像一片雪海。

兩個人踏着新雪，像洪荒時代的開拓者，邊走邊談，銘夫才告訴了他，笛吉瑪的丈夫，是烏拉特盟的高級軍官，去年已經死了她今春才回到娘家來的。

(11)

笛吉瑪自見了魯平，不知在他那一點上，引起了她的一個美麗的憧憬，從這點上，便產生了極濃厚的感情。

雪連下了兩天，第三天才放晴了。笛吉瑪的心也像天氣一樣的陰霾四散，興緻勃勃的約

了古魯，帶着古魯的小侄子跨馬到他們那裏去。

魯平的房中，忽然來了兩個罕見的客人，立刻顯得熱鬧起來，轉眼銘夫又拿了留聲機來，她倆在唱片的悠揚中翻了一本照像簿，小孩在高興地吃着糖菓。

玩了很久，她們又拿着各人的相片，才馳馬東去，消逝在積雪裏了。她們走後，這屋裏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都哄傳他們有了贖過。

(三)

日子過的真快，又是兩個月了。他們的軍隊，忽然奉到出發準備的命令，他倆的職務，立即繁忙起來。這才開始的纏綿之情，變成了心曠之累，他該想到渺茫的前途，就越覺得這裏凡是一塊草地，一個沙丘，都是可留戀的，都像有他同她的意像中的足印，熱情驅使了他，終於在一個大風的天氣裏，又同銘夫跑了去。那天大喇嘛也正回了家，他爲了歡迎這兩位客人，特意把掛在牆上塵封了的大胡琴取下來，拉給他們聽，笛吉瑪還唱了兩個行獵曲。

行獵是笛吉瑪最喜愛的歌曲，也是她最喜愛的一種遊嬉，她每年總有幾次到狼山行獵，

每一次都有很多收穫，當興高采烈有聲有色的說到她當日「猴馬帶禽歸」那種英勇的姿態，便把人引入了中古騎士的幻境裏去。

大喇嘛因為聽說他們軍隊要離開這裏了，又誠懇留他們吃燒烤羊腿，同煮了一夜的整隻肥羊，還有奶油，酸奶乾等等的小菜，菜是很豐富的，但他同她吃到嘴裏却感不到什麼滋味，心頭充滿了別情離意，終於帶了一顆悵惘的心走去。

轉天，軍隊定期出發了，出人意外的是魯平被派在後方服務，他得個空，立刻先去報了這個「喜訊」，高興得一顆心幾乎跳出來，他同她都以爲今後將有更多的機會見面了。

(四)

快要立春了，塞外仍然有大的風雪。

笛吉瑪這兩天的心情，也像天氣一樣的，陰沉的，憂鬱的：「已是二十天了！」「爲什麼沒再來呢？」望着火盆裏熊熊的火焰，魯平的影子，又跳躍出來，她衡量着魯平的一言一動，總覺得他不會失信，但「鬚子人不好鬥」的念頭再出現的時候，又把前面所想的全案推

翻，從窗口望望屋外，雖然雪天，依然是黑壓壓的，她的心上立刻蒙上了一層陰影，擺在眼前必喝的一杯奶子，上面也凝聚了一層薄薄的奶皮，一點燥火燃燒在心裏，她無法耐下去，從炕上下來，推門看了看，雪還是那麼大，聽了聽父親屋裏也都睡了，她立了一忽，果決的回到屋裏，開了箱子，換了他丈夫的那件香黃色的狐皮袍，又繫上一條同色的腰巾，披上了那件出風毛圍籠紫緞貂皮馬褂，頭上戴的還是自己那頂三頁瓦的皮帽，腳上穿的也還是那雙綠皮臉的長筒靴子，脖子上圍了一方黃色的綢子，把垂在胸前錦囊似的兩個髮髻掩蔽了，悄悄的出了屋門，踏着綿軟軟的雪，向野馬的那邊走去，她那匹「勤勒」昂起頭來向着她噴了一個響鼻，她摸了摸它的脖肩，牽出槽來，連備鞍轡都來不及了，只拂了拂它身上的雪，就聲身上馬。

憑着滿懷的熱情，抵抗着深夜的風雪，奔着她所要去的方向前進，在叢叢芨芨草裏驚起了成羣的野鷗，咯咯的四散飛去，把馬驚的直豎着耳朵。過了拉土峽河，從迷霧中，已可辨認出黃楊木頭天主堂的樹林。她忽地像發現了出門時未曾考慮過的幾種困難，當時險覺得一熱，像後悔有些冒昧，但已是離弦之矢，終於鼓着勇氣馳進村中。

先把馬繫在石頭上，轉到那個大院的前面，已經沒有前次來時的兩個崗兵，進了院子，只是厚厚的新雪，四角都空空的，轉過臉去看見一點淡淡的紅光，從一個窗中透射出來，同那些飛舞着的雪片相映，像被春風吹散了的桃花，她輕輕的點破了窗紙，看見裏面長檯榻上，擺着一盞煤油燈，玻璃罩上還加了一個長長的紅紙套，燈光裏有個人影，像在做什麼機密工作，她忐忑的又試着推開了虛掩着的屏門，做賊般的溜了進去。魯平正在沖洗着像片，忽然覺到一股寒氣襲來，一回頭時，她已出現在他的面前，他驚異地剛要喊出聲來，已被一隻冰冷冷的嫩手，握住了他。

「是我呀！」她低低的說。

真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又帶了一點回責的口吻，向她說：「怎麼這麼晚，妳還冒着大雪跑來？」

「怪誰？」她半嬌半怒的說：「你爲什麼說去，又隔了這麼久呢？」

魯平把沖洗的像片收好，又把煤油燈上紅紙罩取下來，捻大了燈頭，看了看她，已變成了一個翩翩少年，他便把患病的情形告訴了她。

她望着他那削瘦了的面容，她不再怪他，反而緊緊的握着他的手，像有千言萬語，都從這隻手裏傳達過了。

(五)

前方戰事的消息，越來越緊了，後方的補給，運輸，緊要工作，不容他離開，偶爾見面，祇有她偶然的在狂飆嚴霜深夜中的奔跑了。

戰爭情形忽然逆轉了，這一種最容易流傳的消息，已傳遍了遠近，一個月色蒼茫的夜晚，她又飄然的來到魯平的屋裏，但不是同以前那樣，靜靜的呆在屋裏，打打啞謎，或是在燈光裏把手映在牆上弄些牛羊馬兔的小孩玩藝。她連帽子也沒有摘下來，就倚在炕前像在匆忙中要向他決斷一樁大事似的，但還沒開口，魯平就先告訴了她：「我們要移往臨河了。」

她並沒怎樣注意這句話，却很果斷的向他說：「平，我決定了同你一塊走啊！」

想不到她忽然說出這句話來，雖然，魯平是曾經對她談過，不過那多半還是當笑話講的。並沒有真的爲這事去考慮過，忽然當正經的要片言解決，當時不能不使他有些猶豫，但她

的這點爽快，立即滲入了他的心房，激起了一個決心：「愛就是一個創造」，於是毅然決然的答應了：

「可以，我們一同走好了。」

「那天走呢？」她又斬釘截鐵的問。

「後天早五點。」他重新看了看剛接到的命令。

「不是將要出太陽的時辰嗎？」等他點頭說了個「是」她就匆匆的飄然而去。

笛吉瓊的性格，就是這樣單純而明快，她可以代表蒙古人的特性，也可以象徵廣漠無垠豐草沙丘的蒙疆，她對男女之間的愛，也是從這種性格而產生的，她從沒有嗶嗶啾啾的言語，姍姍輕輕的酸醜，她滿腔的熱情而從沒潑到口頭上，或是表現在瑣瑣碎碎惹人厭惡的動作上，要是把她的愛，比成一棵花，這花就是一棵粗枝大葉的花。是從土地裏潑潑刺刺的生長出來，不是都會紳士們的案頭上的盆景。

在第二天裡，她還是換上了狐袍貂褂，爲了免去行路上的麻煩，就把她出線時的那些珠寶的裝飾，頸飾，同一些細軟物品繫在腰間，給馬備好了鞍轡，在靜靜的寒夜裏，悄悄的

離開了同她廿載歷史的故居。半輪下絃的月亮，射出寒光，她在枯草積雪裏，奔向黃楊木頭東邊往臨河的大道上。

她坐在道旁的沙上，馬昂首立在一旁，看着殘月同滿天星斗，回味着過去，憧憬着將來，又不時望望東邊的天色，聽聽西邊的動靜。夜色漸漸的淡了，天氣越發冷起來，她微微地顫抖着走在沙丘後面，燃着了叢密密的芨芨草，借取一點溫暖，在熊熊的火光中，把她同那匹愛馬，映照的像銀幕上的一個特寫鏡頭。

天色漸漸的亮了，然而她的心靈却正相反的漸漸暗淡起來，甚至她迷惘的辨不出旭日還是落日，瘋狂似的東張西望，她那裏知道他已經奉到急令，連夜繞過了臨河。無名的愛火，從心靈中燃起，隨她放的那把荒火，猛烈的燒向遠方去了。

(0186613)



中華民國玖拾陸年伍月廿日贈送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初版

蒙荒萬里 全一冊

定價國幣伍百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王瑞豐

發行者 張耀辰

校對者 朱先立

印刷所 新中印刷公司

發行所 中央書報發行所

總經理 南京中央書店

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電話二三一三七

南京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電話二一八八一

復興路七七號



第

八

新
巨
十
加
上
下
業

業

根

國家圖書館



003165209

100



36

籍